电影文学剧本

下 南 洋

（又名：暗香）

刘 克 定

主要出场人物

孙中山

陈少白

康有为

严 复

慈 禧

黄 楷：同盟会南洋分部负责人，后回广东，是广梅汕同盟会负责人

黄铁生（阿铁）：黄楷之子，嘉应州同盟会成员。

马 鸣：同盟会成员

黄鸿勋：开明进步知识分子，嘉应州高级中学校董之一。

张先生：乡儒，正直文化人。

冬 梅：黄楷之妻。

徐寅民：嘉应州高级中学校长。

弘 隆：大觉寺方丈。

悉　空：曼谷龙莲寺长老。

淡　岸：霞飞寺住持。

宫崎寅藏：孙中山的至交，兴中会成员。

武田赳夫：日本“笔部队”文化行动小组广梅汕地区组长，化名犬养氏。

龟弘毅郎：日本“笔部队”文化行动小组广梅汕地区成员，公开身份是牙科医生。

周　馥：两广总督。

白　维：嘉应州州官。

嘉应州郅县群众

南海，一望无际。海鸟飞翔。

|

1

画外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宋　王安石

南海，一望无际。海鸟飞翔。

一艘客轮，吐着黑烟，在海面行驶。船的甲板上站满南行的旅客，有男有女，女人大都头裹红色方巾。他们在回望家乡，谈着各自的话题。

船舱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

叫卖声：“有糕点糖果啦！香烟啦！谁买呐？有糕点呐！……”

一酣睡的小“和尚”被吆喝声吵醒，腾地坐起来，揉揉眼。“喂，这边来！”

“小师傅，您想买点什么？”

“小和尚”看了看篮子，伸手取货。

“东西可多了，随你挑。”

“小和尚”挑了几样糖果饼干，然后解开布包，从里面取出一个褡裢，给了伙计一个铜板。

一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这位小师傅可是去南洋？”

“小和尚”睁大眼睛，看着长者，口里仍不停吃东西。

“你看我这身打扮，便知我作么生。再说，坐这条船，不去南洋，还去俄国不成？”

“是投亲访友还是……”

“找我阿爸。”

“你阿爸是干什么的？”

“裱画的。早几年下南洋，一直没有消息。我娘和我好想他……”

“唔，南洋是异国他乡，你学过英文吗？”

“学过的，狗叫 dog，猫叫 cat。”又吃了一口柚糕，“我还知道男人叫 man，女人叫 woman。”

“你的南洋话说得怎么样？”

“顶刮刮！”

舱里的人大笑起来。

“不信？我唱个南洋歌给你听吧：家贫无奈过暹罗，来到暹罗受苦多。夜来写信回家内，笔仔擎起目汁落……”

“你这是潮州话。”

“我阿婆教我唱的，说是南洋歌。”

“是过番歌，也叫下南洋歌。”

小“和尚”：“你会武功吗？我教你一点吧。”

“好，那就请师傅指教。”

“不敢，人之患好为人师也，不能叫我师傅。”

小“和尚”摆成骑马桩：“好，来吧，行如风，坐如锺，你使劲推我，我不会倒。”

马鸣走近小“和尚”，摇了摇他的肩，不动。

马鸣退后几步，朝空中一挥手，大吼一声，小“和尚”应声倒地。

舱内旅客大笑，惊叹。

小“和尚”爬起来，惊呆了，向马鸣纳头便拜：“今日遇到高手，请师傅收我为徒！”

“好，看你小子有股机灵劲，我收你为徒。”

“谢师傅！”

“不过，师傅领进门，功夫在个人，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你可要能吃苦啊！”

“师傅尊姓大名？是何方人氏？”

“我叫马鸣，广东中山人。”

“你是中山人？知道孙逸仙吗，可有本事！清兵把他的屋子包围了，进去几十个人，也没抓到，他腾云驾雾跑啦。”

“我认识，我们是同乡，以后我带你去见他。”

“真的，不许骗我！——师傅，你下南洋，是去淘宝吧？”

“是去干活。要说淘宝，我们中国本土的宝淘都淘不完哪！就这南海底下，还有许多的文物珠宝。”

“南海底下？”

“宋 朝末年，茫茫的南海上，一艘大船正顶风破浪全速前进。大船的后面，跟着几十艘元军的战船。不断地向这艘大船开炮。情况紧急，眼看大船面临灭顶之灾，这时， 右丞相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朝着北方的家乡望了一眼，对身边的夫人道：“吾等欲与祖国共存亡。”说完，便纵身跳入海里。只听一声巨响，从 后

方射来的炮弹在大船上炸开。一个巨浪扑来，大船随即被吞没。随船的将士和家眷，全都跳海殉国。这条船上，载有许多金银玉器，茶具瓷器，绫罗绸缎，一起沉 入海底，有不少至今还藏在海底呐！其实啊，我国下南洋的商船成千上万，难说没有在这南海遇到狂风大浪翻沉的，仅一条船上的宝贝，价值就没法计算，都被茫茫 大海，吞到肚子里去啦！”

“小和尚”陷入沉思。

“看你这样子，家里人不知道你下南洋了吧？”

“小和尚”停止吃喝，合十闭目：“小我须放开，大道莫旁求，千里在脚下，灵山在心头。阿弥陀佛！”

“家里好好的，乳臭未干，为什么跑出来？”

“天干地旱，五谷不收，兵荒马乱，不好玩咯，出去看看世界！”

“那你跟我去闯世界好不好？”

“我不知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曼谷糖廊做工。”

“做糖？有糖吃！”

“不，我是糖廊拉车的车夫。”

“你教我学拉车？”

“有货你帮着推一把，没货你坐车上，我拉着你逛街。”

“那好呀，一言为定！”“小和尚”悄悄耳语：“告诉你，师傅，我不是什么和尚，我叫阿铁，学名黄铁生，是化装跑出来的，我娘不知道……”

马鸣开怀大笑：“你早就露了马脚啦！哈哈哈……”

一声汽笛，打破沉闷。

船头水花飞溅，海阔，云低。

男声山歌风，低回凄婉：家穷无奈过暹罗，来到暹罗受苦多。夜来写信回家内，笔仔擎起目汁（眼泪）落！一船目汁一船人，大海茫茫心茫茫。夫妻双双拆开去，不知何日返家乡……

2

画外音：“阿铁只身下南洋后，跟随马鸣叔在曼谷的糖廊做了几年活，兼学习武功，加入了南洋华侨同盟会，五年后只身回到广东老家。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开头。”

音乐声。

枝头梅花，疏影横斜；烟雨迷蒙，远山如黛，布谷声可闻。

河水湍急。时有波浪向岸边奔涌，冲向岩石，激起水花，飞溅开来。

宽阔的河面上，有船行驶。岸边有纤夫。号子悠扬。山歌：

妹送亲哥到汕头，

一看大海妹心愁。

大海茫茫有止境，

妹想亲哥无尽头。

阿哥出门去过番，

妹子赶到晒禾滩。

双手牵住郎衣角，

阿郎几时转唐山？……

船渐行渐远，歌声也远去。

由远至近，推出片名：下南洋

3

大客轮缓缓靠岸，笛鸣三声。

武田的背影，提着皮箱，向码头走去。

日语画外音：

1898 年 光绪の 24 年だけである 谭嗣同、康有为などの人の法律や制度を変えるは失敗して，光绪の皇帝は监禁されて，慈禧皇太

后はカ-テンを垂れて，革命党活动が大风が起こり黒云がわき上 が

つて，その国内の政局をこらえて穏やかではないです。 この时 矢

乱暴さんへ私に见付ける,彼へから私そのにこらえるに决定へ派遣

して私へに行つてこらえる，文化の仕事に従事するですだか言う

か。 彼はまたこの仕事はとても重要で，大きな日本帝国のその各

国をこらえることにの开発に关系するだと言います。 铁炮を持た

ない部队で，また「ペンの部队」と言います 行动计画です。

私の心は分かつて この行动计画を実施して,私の任务はこの古

い国家の日本の文化渗透を行う同时に,彼らのすべての文化の资源

をりやくだつします。

中文字幕：

1898 年，也就是光绪 24 年，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变法失败，光

绪皇帝被监禁，慈禧太后垂帘，革命党活动风起云涌，支那国内政局

不稳。这个时候，野矢先生找到我， 他说，由于我对支那传统文化研究的突出表现，决定派我前往支那，从事文化工作。他还说，这项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大日本帝国对支那各国的开发，是不拿枪的部队，也叫“笔部队”行动计划。

我心里明白，执行这个行动计划，我的任务是向这个古老的国家进行日本文化渗透的同时，掠夺他们所有的文化资源。

武田背影渐行渐远。

波光粼粼的清江蜿蜒向前，向前，流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镜头：鸟瞰：各式围龙屋，一个一个硕大的圆圈，一个一个的方阵；人群、耕牛清晰可见，炊烟袅袅；

近景：小街，石板路，街头热闹，熙熙攘攘。在写有“鲜牛奶”仨字招牌旁，站立着两三头奶牛。

镜头转到一所府邸，青砖窑瓦，飞檐翘角，古朴典雅。门楣上有块匾，写有“陶然堂”三个大字，门边对联写着“诗书三千岁 梅香十二时”；字体古朴苍劲，敦厚亲和。檐下挂着两个大红灯笼，被风一吹，缓缓地摇摆着。

4

镜头：客家人男男女女，身着客家服饰，按客家礼仪，忙着婚嫁庆典，杀猪宰羊，做着米糕粽子，气氛热烈。一群孩子像鸟儿一样，追逐嬉戏，拾掇地上没放响的鞭炮，叽叽喳喳，快乐不已。鸡鸣犬吠，蛙鸣声声，刚下过一阵小雨，青翠的竹叶还滴落着水珠。

客厅的大香案上，摆着许多的蛋肉之类喜仪。猪头染上红色；公鸡剖开，翅尖和尾留一点鸡毛。两个猪肋，两个猪肘，也染成红色。两刀猪肉（点红），配以九九之数的红蛋、红花生。

婆家的礼品是一只半大母鸡，名为“匣”，即礼匣的意思。

人们在场院烧火做饭，杀鸡宰羊，吆五喝六，气氛活跃。

远处传来锣鼓唢呐声。

一乘豪华的花轿，由四人抬着，一人打包包锣开道，六名旗手，若干吹鼓手，簇拥而来。

花轿到门口时，吹鼓手更加卖力奏乐，鞭炮声大作。

新郎身穿新马褂，头戴礼帽，向众人高高拱着手，以示谢意。

伴娘扶新娘下轿，郎伞上前举伞。新娘身穿蟒袍、霞帔，头戴凤冠、红盖头。

司仪大喊一声："典礼开始！"

万子鞭炮响彻云霄。

司仪："迎新娘！"

鼓乐声起。新郎方一人手端筛子，筛子里盛着柏枝，以表祛邪，引新娘入家门。新娘跨进门坎时，鞭炮声响起。

司仪："拜天地！"

新郎新娘并立祖位前。

司仪："一拜天！"

新郎新娘下跪叩头。

司仪："二拜地！"……"三拜日月！"……"四拜诸神！"

司仪：“展罗巾！”

新郎用折扇在新娘额上点三下，再用折扇挑开新娘的红盖头。

人们啧啧：“好漂亮的新娘啊！”

司仪：“拜高堂祖宗！”

新郎父母端坐正堂，父母背后是“入粤始祖神位”，牌位上写着“罗十九郎、罗十九娘之神位”。香案供品是：猪头、猪尾、猪手、红蛋各一，串以一箸，用新毛巾包裹。还供有茶、酒、香烛、纸钱。

新郎新娘跪拜。

司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新郎新娘入洞房！”

新郎将一盏清油灯里的两个灯芯合成一股，客家管此叫合灯。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后，司仪将灯盏送入洞房，新郎新娘跟随进入。

司仪指挥脚夫搬嫁妆进洞房。

司仪："请上客！"

来宾入席，新人敬酒。

鞭炮声。上大盆菜。

客人举杯向新婚夫妻祝酒："今天大喜庆，我非常高兴，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表示祝贺！"

众乡亲一拥而上，围住新人祝酒。

5

女厨："发婆，大喜的日子，你哭啥？"

另一妇女："她是太高兴啦！"

发婆："我是想起我自己，当年拜堂不也热热闹闹的，可老公没几天就下南洋，一去七八年没有消息，不知是死是活……"

女厨："别哭别哭，女人哪，就这个命，十个过番，九个命苦，不是命苦，也是家贫。客家女人，就这号命！哎哟，都下午了，我忙得还没有给鸡喂食呢！"

秀嫂："嘿，你呀，那鸡不就满地找食嘛，跑山鸡才长肉哩！"

女厨："说的也是！可我老怕这群家伙没吃饱，等我那跑南洋的儿子回来，鸡也应该长大了。——冬梅，你那当家的，啥时候回来？你儿子又去了几年了，有消息没有？"

冬梅："谁知道呢？还没有消息呢……"

胖婶："哎哟，秀嫂呀，你这鞋底儿纳得真漂亮，"一把拿过鞋底儿来反复端详，"横也成行竖也成行，啧啧……你看鞋面周边扣珠扣得多好看！针针脑脑，清清爽爽……"

女厨："是呀，还挺硬实，我做出来总是软不拉儿的。"

冬梅："布料用糯米米汤浆过以后，贴在门板上晒干，不就行了。"

胖嫂："我也是这样做的，不知怎么搞的，就是不硬实。"

冬梅："可能是米汤不够酽吧？"

胖婶："我们乡下的男男女女，还是穿这种布鞋舒服，听说城里的人就时兴穿胶鞋高跟鞋哪！"

冬梅："也不都那样。"

胖婶："男人剪辫子，女人不裹脚，总是真的吧？"

冬梅："是的。"

女厨："那敢情好！"

胖婶："好好，好啥呀？不成个体统！"

冬梅："哟，你就忘了，你被婆婆按住裹脚那会，哭得死去活来，一双脚几个月下不来床，疼得直叫唤……你那双脚，原本多好看哪，白白嫩嫩，方方正正，十个趾头不歪不偏，……"

镜头：胖婶的双脚，细小而尖，穿着绣了花的婆婆鞋。胖婶敏感地把脚一收，用围裙罩住。

胖婶眼里有了泪水："命苦呗。男人下南洋，女人就是针头线尾，锅头灶尾，田头地尾！……"

女 厨："下南洋下南洋，一下南洋就忘了家！听说南洋地头大，不好呆，林子大啦，什么鸟儿都有。上屋的阿金，去南洋三年，没赚一个钱回来，倒学会了抽鸦片，身 强力壮的人，变成皮包骨被抬回来！冬梅，我看你要多给你那儿子捎信，辛辛苦苦赚的钱，要省着点，都寄回来，养家糊口，平平安安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早点回 来，别指望金山银山，钱是赚不完的！"

"我捎过信了。他说了，今年底就回来。"

"是啊，我那儿子，也说不打算呆太久，要回来娶媳妇啦！——喔喔喔……这群家伙，又飞到屋上去翻草了，喔喔喔，呵叱！呵叱！"

6

郅县的街道不宽，但很长，也很繁华。店铺鳞次栉比，有金铺、茶馆、饭店、书店、杭州老字号绸缎庄……招牌琳琅满目，人头攒动。时有人大声吆喝：“新鲜鱼哪！刚从河里打来的呀！嫂子，买一条吧！便宜呐！”……

四个说书人在街边弹奏琵琶、三弦、敲着大鼓在说书：“十载寒窗呀苦读书啊，他一朝身到那凤凰池呀哎……”

悦来旅馆。有些戴礼帽穿长衫的人出进。

远处，锣声骤起，一大堆人在围观杂耍。

阿铁一介行者模样，头戴斗笠，背着包裹，在人群中穿梭。

7

街头。

一个病妇躺在地上，用花被子捂着。一旁是病妇的丈夫和女儿；丈夫敲锣，女儿脸面朝天，躺在地上，用双脚顶缸，父女一边表演，一边对白：

父：“杂耍人想的是什么？”

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父：“杂耍人来郅县干么？”

女：“给俺娘讨个活口。”

父：“你娘咋啦？”

女："身患重病，无钱医治。"

女双腿晃了一下。

父："女儿，你咋啦？"

女："力气不够用啦。"

父："你想做什么？"

女："我想吃顿饭。"

父："可怜的女儿！你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各位父兄姐妹，施舍几个零花钱，让我的女儿吃顿饭吧……"

人圈开始骚动，有的人同情地摇摇头，离开；有的人掏钱施舍。

阿铁从挎着的布包里掏出一把银钱，放入杂耍人手中的锣盘里。

杂耍人跪地致谢。

"阿铁！"阿铁蓦然回首。

冬梅确认是自己的儿子，大惊："是阿铁！阿铁，你回来啦！你跑哪儿去了？妈可想死你啦？……"冬梅抱着阿铁哭泣。

8

家里。

冬梅："你去南洋，也不告诉我，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你阿爸走了几年没消息，你又走了……"说着又哭起来。

"妈，我不是好好的吗？"

"你找到你阿爸了吗？"

"茫茫人海，上哪儿找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赶紧冲个凉就去上工，一直干到天黑，浑身都像散了架似的……"

“你瘦了。你阿爸的日子过得不知怎么样？也不知还在不在人世？”

“妈，你放心，阿爸会平安回来的。妈，这几年你还好吧？”

“还行，没病没痛，托菩萨的福。你走后，还有人来问你阿爸什么时候回来，还邀请他裱画，仿画，说是世道多变，家藏的一些字画得收起来，仿几张假的挂在家里，做个样子。你阿爸的仿画是出了名的，可以以假乱真！还有的人来找他鉴定字画的真假，连日本人也来过……”

阿铁：“日本人哪来的字画？”

“不知道，听说还是宋元明时候的真迹呢！”

“没准就是假的。”

“我看他们没把握，所以来找你阿爸鉴定。要是真迹，他们不就弄到日本去了？”

阿铁寻思：“有了！”

阿铁找到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写道：黄记裱画店 （左）祖传技法青胜于蓝 （右）鉴定字画 明察秋毫

阿铁将招牌挂在门边：“妈，阿爸的手艺不能失传，我就开始接活吧。这不影响我读书，国家闹成这个样子，年轻人没有用武之地不行，我还是想多学点本事，将来总有一天可以为国家出力。”

“嗯？好哇！上哪读书？”

“嘉应州高级中学听说有科学课目，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子曰诗云，科学物理一直没有很好学习和掌握，国家要发展，要强盛，就要搞工业化，没有科学知识人才是不行的。”

“你 去一趟南洋，长进不少，那就去读书吧。阿铁，现在兵荒马乱的，谭嗣同被杀了头，老佛爷在清洗新党成员，你没事不要到处乱跑，读书就读书，不要去参加别的活 动。也不要跟着洋人的屁股后

面跑，他们，尤其是县里那几个日本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学人，是不怀好意的，你要小心，放学马上回家！干活裱画。”

“是，我记住了。”

9

街上，人群骚动。

城墙头上，清兵加岗添哨，寒风凛冽，杀机四伏。

街头，百姓围睹。

行刑队压着一干犯人急奔刑场。

行刑队路过闹市，步履匆匆，尘土飞扬。

死囚背后插着“乱党某某某”的标子。

一妇人抱着孩子向行刑队扑过去，大声哭号：“阿桂，孩子他爹呀……”

妇人被行刑队挡开，倒在地上。

又有几人追着大声哭号。

10

街道一角。药店伙计小声议论：“她是谁？”

“是东厢堡桂海的媳妇，他孩子才一岁呢，唉！就因为参加什么变法，跟着谭嗣同搞那个什么维新，犯下了死罪，……这不……”

“谭嗣同呢？”

“杀了。这个湖南人，可真有种，临死前还在狱中的壁上写诗呢！”

“有这事儿？”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好诗啊！”

“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顶天立地的英雄啊！”

“刘光第是客家人，听说也杀了！……”

“杀了。光绪 24 年的 8 月初 9 日，慈禧太后已经把光绪皇帝关在了瀛台；初 10 日矫诏捕主张变法的杨深秀、杨锐、刘光弟、林旭、康广仁、谭嗣同等下狱，13 日就迫不及待的再次矫诏，着“毋庸鞠讯”，将这六个人押到菜市口问斩了。”

“毋庸鞠讯是啥意思？”

“就是不用开庭审问。”

“这不是不讲道理吗！康有为呢？”

“跑啦！听说太后召见他，已没见人影儿了……”

“呃，他不是叫帝师来着？”

“嗨，连光绪都关起来了，还什么帝师！这就叫波云诡谲，官场风云啦！依我看，这大清也是气数将尽，一个女人当权，又是马关条约，又是割地赔款，又是军费修园子，呵呵，”说着伸出手掌，叉开五指，“五年，你信不信，五年之内，必有一战，您走着瞧！”

“还五年哪？眼下不就在乱吗？这杀的不就是革命党吗？”

11

大觉寺。

一日本人在佛祖前虔诚默祷。他是嘉应州高级中学教务主任犬养氏。

见到一僧人过来，犬养氏上前合十顶礼。

僧人还礼："施主常来常往，不必多礼！听说施主是从日本国来的？"

犬养氏："我虽来自日本国，但我对中国佛教情有独锺，一天不念佛，就觉得少了一件大事没做。"

"阿弥陀佛！"

"其 实这也并不奇怪，佛弟子持戒，在乎一心。心中有佛，不受世情牵缠，便是好和尚。至于我这样的外国人，只要心中有佛，也同受佛光化被，俗装僧装，中国外国， 只是诸相区别而已，并非本身法相。再说，我这个日本人皈依佛祖，目的也是在于超尘脱俗，不受

名利所累，做一个心地清净的佛弟子，所以，别看我是个异乡之 人，也是佛门弟子呀！”

“善哉！万缘放下，静心观照自我，必有会心。人人有所不同，人人也有所同，己为何物，人即为何物，求彼本相，唯有观照自己。此所谓一芥子可见大千世界也！”

12

香港，轮船码头，一艘英国军舰缓缓驶进港口，停泊下来。

化了装的康有为神色紧张，在几个便衣护卫搀扶下，走出军舰舷梯。

13

香港，康有为的临时寓所。

康在屋里不安地兜来兜去，茶饭不思，将丫头打发出去。独坐沙发上长吁短叹。

门人报："康大人，有一日本人求见。"

"嗯？"康有为略一思索，"有请。"

"康大人，鄙人乃日本国宫崎寅藏，向康大人请安。"

康有为半睁着眼睛："宫崎先生有何见教？"

宫崎走近康有为，压低声音："宫崎虽是日本人，但对中国志士一向钦佩，今见康大人身陷危厄，我愿救先生脱险。"又顾左右，耳

语："香港这地方，老佛爷的耳目甚多，大人如果信得过宫崎，就请早自为计。"

康有为双目圆睁，上下打量宫崎，沉思片刻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一艘快艇飞速驶出香港码头。艇上飘着日本太阳旗，船头站立几个日本兵。

船舱内。窗帘紧闭。

宫崎见已经离岸，拉开窗帘，一缕阳光照进船舱。

康有为故作镇静，但难以掩饰内心的疑窦与惶惑不安。

康有为："宫崎先生，你与南海素不相识，如此仗义，令人钦敬。不过，足下敢冒如此风险，恐怕还有……"

宫崎一笑："康大人，我在香港所说的理由仅是其一，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是受友人之托。"

"请问先生所说的友人是哪一位？"

"孙逸仙。"

康有为一怔，轻声"啊"了一声，便陷入沉思。

"孙先生现在哪里？"他忽然问。

宫崎："孙先生在广东接见南洋回来的回乡团，不能前来送行。"

风浪骤起，船开始摇荡，康有为一个趔趄，差点倒下，宫崎急忙上前扶住。

县府公堂。两广总督周馥居中而坐，脸色不豫。州官和几个官员一旁垂手站立。

周馥半闭着双眼：“情况闹到如此地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众官弯腰，连连称诺。

官员：“抓到的那几个劫匪，像是同盟会的分子。今天加强了巡逻，抓到了同盟会就斩立决！”

“迂腐之见！”周馥睁开半闭的双眼，“要严加审问，查出他们的同党。那几个劫匪也是一样，也要严加审问。——杀个把人还不容易！”

“喳！”

“学校呢？情况怎么样？”

官员：“有的学生不好好读书，搞什么民主自由科学，对汉魏乐府、六朝小赋，他们不感兴趣。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

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知。……他们一句也背不下来！”官员摇头晃脑，用眼瞟了瞟州官。

另 一官员：“嘉应教化一向不错，祖传至今，虽地处偏僻，也出了不少人才。如今这股乱党，什么新文化、新风俗，搞得学校乌烟瘴气。学生中搞什么左中右三个派， 郅县中学的古大存、胡一声这些人，居然在九龙嶂打出红旗子造起反来！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罢，狡猾地盯了白维一眼。

“人生识字胡涂始啊！唉……我还听说，学生们对白大人向日本人卖国宝文物，很是不满，提出要要要……”一官员摇头。

周馥：“要什么？”

官员：“要严惩卖国贼！”

周馥：“嗯？”

白维面如土色：“大人，这这……真是一派胡言！”

周馥："你这个州，出了这么多问题，与你的为官有很大的干系，我是宁可信其有！"

官员："大人，他们还搞起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自由恋爱，辫子剪了，脚也放了，还办起南洋女子学校……整个儿乱了套了！"

周馥："嘉应州中学的徐寅民徐校长，还有那，岭东不是有几个专教古文的老秀才吗？都干什么去了？"

白维："唉，中学也乱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古文老师前天还向我诉苦，说子曰诗云实在教不下去了，想告老还乡。……唉！"

胖子官员："总督大人不必忧虑，"得意地压低声音，"我已派我的执事把那南洋女子学校监视起来了，还在校门口贴了骂她们的标语。"

官员："敢问大人标语上写些什么？"

胖官："女子无才便是德！"

“好！”

“教育果‘教育’，学生真‘学生’。”

众官揣摩片刻，然后大笑。

周馥指着窗外：“朗朗乾坤，几个蟊贼翻不了天！多布置兵丁，加强巡逻，监视学校一切动向，把那些带头闹事的学生，抓起来几个！你们这个州，简直成了革命党的天下！孙逸仙、陈少白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可还有的官员，和日本人勾结，盗卖文物国宝！哼！”

众官退下。

白维吓出一身冷汗。

15

嘉应州高级中学。

一队清兵跑步赶到校门口，在大门两边列队。紧接着，官轿在校门口停下。一戴红翎子的州官坐在轿内指挥。

学校礼堂，学生们正在聚会。口号声：“维新无罪！”“打倒腐败的清政府！”“打倒贪官污吏！”“拯救中华！驱除鞑虏！”

州官一挥手：“抓！”

清兵冲上讲台，讲台上的学生代表奋力反抗，与清兵扭打，场面大乱。学生四散逃走。阿铁在混乱中帮助弱小学生逃离会场，当他准备冲上讲台帮助学生代表逃走时，清兵已经将学生代表带走。

16

嘉应州街头。

一个小摊，立着“代写书信”的牌子。

几个妇女围着张先生，等候代写书信。

张先生：“写往哪里呀？”

一妇女：“槟城。椰风街 318 号地下 A，阿虎。”

“叫什么名字？”

“阿虎。”

“阿虎是简称，姓什么，叫什么？不然这信就白写了，收不到。”

妇女想了想：“叫叶……叶稚虎。”

“嗯，你要说些什么？”

“就问他啥时候能回来，就说我……我想他……”不好意思地，“孩子已经一岁，是个男的……县里兵荒马乱的，我们母子……”

17

一妇女拿着写好的信，付了钱，道声谢，走了。

一日本便衣凑近："先生好！"

张先生敲敲旱烟管："要写往哪里？南洋？"

"是……随便看看……"

"代写书信有什么好看的？"

"想学写毛笔字……"

"好哇！写小楷，当以从张玄墓碑、董美人墓铭开始，继而文征明小楷，都是千古不磨的法帖。明清以后就没有书法家了，清书多俗，不要学，不要学……你看，小楷要这样写才好看。"

日便衣："老先生博学，我很景仰！"

“敝姓张，乡野村夫，什么景仰不景仰！以前是东山学校的国文老师，哼哼，教了一辈子书，哼哼，学生造反，仆已失业，不得已到这儿设摊儿，赚碗稀饭钱。仆忙于家计，久不作诗，还望各位海涵。”

老 先生吸着烟，带着近视眼镜，慢条斯理，贴近日便衣的脸，打量有顷：“唐人诗云：‘今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试问贤士手中，安得阿堵物耶？书云：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富贵发达，只读书一途耳。读书无成，才流为贫贱，向人家讨口饭吃……我看你将来还是要做官的。”

“那就托您的吉言。”

张先生：“不是做狗腿子！”

日便衣一怔。

日便衣皮笑肉不笑：“张先生诗书满腹，想必读了不少的书吧！”

张先生：“满清开国的时候，祖上是做官的，还算过得去，以后中道衰落，以教书为生，就家徒四壁了，有几本古籍，祖传的，倒是常常翻翻。唉，无非一堆旧纸，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用来烧火煮饭，也煮不熟啊。……”

日便衣：“哎哎，千万别烧，千万别烧，烧掉它可惜了。有人要……”

张先生：“你要吗？”

日便衣：“不不，我是个学生，哪要得起！我的老师，就是嘉应中学的犬养氏，他会要的，他愿意出很多的钱收买……”

“哦？”

大锣三声，震耳欲聋。

阿铁和念彦：“张先生生意可好？”

张先生：“凑合。你怎么早不来？刚才有人要跟我收买古籍。”

“什么样的人？”

“年纪很轻，说话结结巴巴，他说是他的犬老师要出很多钱买我的古籍！”

阿铁略一思索，向张耳语。

人声嘈杂，街道秩序大乱。张先生向阿铁、念彦告辞，收拾摊子慌忙夺路而逃。

阿铁与念彦耳语几句，混入人群。

“州官驾到！”敲锣人大声吆喝。

“嘉应州府”、“肃静”、“回避”……一大群执事扛着牌子，招摇过街。然后是武装队，大刀长枪，威风凛凛。乐队披红挂彩，吹吹打打，像送新娘出嫁。

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有的惶惑，有的兴奋。

几个老者边看边抽烟边议论：“都什么年头了，还兴这个！唉！”

“革命军很快就要打来了，我听说——”老者压低嗓门，“曾雍甫骑着白马进了城了……”

“你哪儿听来的消息？小心掉脑袋！——咔嚓！”老者说着，做一砍头的手势。

“哎呀！哎呀！”一老者忽然大声叫喊起来。

“什么事？”众人慌成一团。老者拨开人群，四处寻找。

“掉什么东西啦？”

老者不好意思说，指指自己头上，光溜溜的。

这时，一年轻人找到了一把发辫，凑上来：“是这个吗？”

“对对对，就是就是！” 连灰都不打掉，赶紧箍在头上。

众人疑惑不解。

一老者：“我可知道你搞的什么把戏，革命党来了，你是留头不留发的革命同志，革命党不来呢，你是留着长辫儿的不二清臣，你真会两头混饭吃呀！哈哈哈！”众人恍然大悟，大笑。

19

八抬大轿款款而来。

执事敲锣，不停高喊：“今天是立春日，按老规矩，本州岛州官代表皇上出巡，到地里看看庄稼，亲自扶犁躬耕，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几个担柴禾的“农民”当街席地聊天、抽烟。

执事：“走开走开！州官来了，快让道！”

“农民”不理会。

执事欲上前驱赶。阿铁从“农民”里站出来：“你说什么？大路通天，各走一边，碍你什么事哪？”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立春呀。”

“立春之日，州官按老规矩，巡田！”

“既是巡田，就应该下轿打赤脚，扶犁掌耙到田间，还坐个大花轿，像新娘子出嫁……”

众街坊大笑。

阿铁一个箭步走近轿子，掀开轿帘，对州官压低声音说：“你立即将抓捕的学生放了！”

“你你……你放肆！”

“你以为这样装模作样，我们就不知道你把州县的矿脉图卖给了日本人！你等着吧，你会有报应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两广总督会请你去喝茶的！”

“你要我干什么？”州官直冒冷汗。

“下令放人！下轿打赤脚下田，这才像巡田的样子！”

“就我们州县这样搞吗？”

“这是客家的风俗，好几代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一年也就这么个机会能见到老百姓。”

白维无奈：“好好好。来人！”

白维吩咐执事立即释放学生，并下轿，脱鞋……

20

张先生家，简陋，狭窄。鸡鸣犬吠，充满田园气息。桌上，柜上，床上到处是书，大都是古籍。

张正在埋头翻阅古籍。

有人敲门。张：“谁呀？我正在读书呢！老四！老四！”

四儿：“我来啦！父亲有何吩咐？”

“去开门，好像有人敲门。”

四儿开门。犬养氏：“这是东山学校张老先生家吗？”

四儿：“你是谁呀？”

犬养氏：“我是嘉应州高级中学教务长犬养氏，特来拜望张老先生！”

四儿忙通报父亲。

张即起身相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令蓬荜生辉！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犬养氏一进屋便四处打量，眼睛盯在一些古籍上：“张老先生学富五车，典籍汗牛充栋，诗文盖世，远近闻名，我在嘉应州就听说了，对先生心仪已久，今特假舟车，前来拜访，张门立雪，请不吝赐教！”递上礼品，“区区小礼物，不成敬意，请笑纳！”

张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客气客气！先生折煞我也。仆本一介草民，躬耕之余，读书以补愚荒，还望先生有以见教！不知先生……"

"我叫犬养氏，原在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嘉应州高级中学教务长，为的是加强科技教学。先生治学，主攻那一专科？"

"祖传下来这些书籍，我不过胡乱翻翻而已，不学无术，谈不上专攻。"

"这都是一些很有价值的典藏，里面有很多治学做人的道理。"

"不错的不错的。"

犬养氏伸手翻看古籍："我在南京的大学时，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藏本，真是令人羡慕呀！我最近给学生讲《红楼梦》，就感到资料的不足，还有庄子的无为思想探析，也是到处借阅史料。古人说得好啊，坐拥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张先生堪称现代的圣贤！"

张："不敢当不敢当！"

犬养氏忽然发现木刻《脂评石头记》，大喜："嗨呀，这本书原来你这儿有！我找了十几年，遍访各大图书馆而未得，没想到在你这儿看到了，哈哈！"又发现《四书集注》："像这样的《四书集注》刻本在明末就已经难找，没想到先生居然有此藏本，真是孤本中的孤本了！"

"教授真是慧眼！"

"都是读书人嘛！我还不及先生，在张先生跟前，我还是个小小学生呢！"

"教授过谦咯！"

"过去，我与张先生缘悭一面，今天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我也是啊，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就是韩荆州啊！哈哈哈！"

两人大笑。

犬养氏："我回校以后，即刻向校方报告，聘请你为我校副校长。"

张喜形于色："岂敢岂敢！"

"人尽其才嘛，应该的。就不打扰，先生治学，一刻千金，……我告辞了。"

"怎么就走？大老远来，总要吃顿饭吧！"

"下次吧，以后见面机会多多。"犬养氏沉吟，"……张先生，我有个不恭的请求。"

"请讲。"

"我想向你借阅两套书看看，不日奉还。我写个借条……或者，呃呃，我给你钱……"

"什么钱不钱，你挑就是。以后你要借什么书，尽管来，写什么借条！"

"就是刚才说的这两套书。"

张将《脂评石头记》和《四书集注》刻本两函书包好，交给犬养氏。

门外。张先生按孔子礼数，平伸双手，慢慢向上，在头顶拱手，然后躬身九十度，礼送犬养氏。

犬养氏不知是假，只是讪讪地笑笑，欠身点点头，仓促而去。

张先生暗笑："姓啥不好，偏要姓犬！"摇摇头，迈着方步，哼着古诗回屋。

21

夜晚，郢县一围屋客堂。客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一穿长衫的中年人陪同孙中山走进客堂："大家安静，现在开始开会。我姓陈，叫陈少白，大家叫我陈先生好了。这一位先生姓孙，孙逸仙先生。我们就请他讲话！"

掌声雷动。群情激动。

孙中山，瘦，双眼炯炯有神，说话风趣："诸位，我叫孙文，赵钱孙李的孙，斯文的文。我来郅县，一路上兵荒马乱，想给朋友买点儿酒，称几斤猪头肉，买点客家酿豆腐，可是店铺都关门，寻思到了郅县再说，没想到刚一进街口，就被他逮住。"

陈先生："我可不是保皇党！你不用害怕。"

"你真要是保皇党，你就逮不着我了，哈哈哈哈……"

哄堂大笑。

孙中山：“我没准备演讲，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好不好，我们随便说说，大家都来发言，一个一个说……”说罢，掏出笔记本，认真作记录。

“我说吧……”众人热烈举手要求发言。

屋外。警觉的岗哨四处张望。

一学生模样的人走出围楼。岗哨发觉：“不开会啦？上哪儿去？”

“学生”惊慌，复作痛苦状：“我肚子痛，拉肚子，去街上药店买点药。”

岗哨：“快去吧，别拉在裤裆里了。”说罢窃笑。

“学生”蹑手蹑脚，向街上走去。

会议室。讨论正在热烈进行。

阿铁好奇地、兴奋地打量着讲台上的孙中山。

孙中山也注意到阿铁。

孙中山笑道：“小‘和尚’你叫什么名字？”

“黄铁生。——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小和尚？”

“我的名字里不是有个仙字吗？”

“你是神仙？”

“哈哈，我逗你的啦！我其实早就听说你的故事啦！你还会说英文？”

“哪里哪里，那是随机应变的。”

“好，你说说看，我有个什么外号？”

“你嘛——”阿铁狡黠地笑道：“你是对抗清廷的四大寇首之一！”

孙中山愕然，怒睁双眼："好小子！哈哈哈……"

"不过，你很有本事，能腾云驾雾！清兵老抓不着你！"

孙中山一惊："啊？你从哪儿知道的？"幽默地，"到此为止，天机不可泄漏！哈哈哈哈……"

满座皆笑。

孙中山："听说前天是你在大街上给了州官一个下马威，让他把抓的学生都放了，还叫他打赤脚下田？"

"是的。"

"好样的！"孙中山拍拍阿铁的肩，"听说你喜欢读书。"

"是的。"

"喜欢哪部小说？"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中你喜欢哪个人物？”

“诸葛亮。”

“好！你年纪轻轻知道喜欢诸葛亮，这就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指指自己，又指指陈少白，“我们这些革命者推翻满清皇帝，就好比诸葛亮六出祁山，恢复汉室。”

孙中山注视阿铁，走到他的跟前：“我将来派你出国，到德国去参加国际青年会议，你愿意去吗？”

“愿意。可我不懂外国话。”

孙中山：“哎，你不是懂英文吗？”

一同盟会成员入报，向孙中山耳语：“康有为已安全抵达日本。”

孙中山惊喜：“啊！好。”

“我们派往日本的会员去慰问过。但康有为说，他身奉清帝衣带，不便与革命党往来。还说圣上必有复辟一日，他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鞠躬尽瘁，力图起兵勤王，脱其身陷囹圄之厄，其它没有什么可谈的。”

孙中山：“喔？”

陈先生：“看来他还在做梦。”

孙中山：“康南海的固执是出了名的！”

街头人声嘈杂，一声枪响。

靠近窗户的学生发现围楼已被清兵包围。

陈先生喊一声“撤！”

阿铁一个箭步，一把搂住孙中山，往通后山方向的走廊逃跑。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散会。

22

嘉 应州立高级中学。学校大礼堂。校长徐寅民训话：“……所以呢，目前（干咳一声）这个，变法失败，梁启超、康有为东渡日本，太后说，啊，祖宗之法不可变，学 校要求学子们，（提高声调）不准参加革命党之一切活动，好好读书，违者开除。被抓走的人，学校已经想办法，请求政府宽恕，现在他们都已被释放……”

学生群情激愤，有的站起来质问：“革命党有什么罪？”

“校长不是也主张与革命党携手吗？”

“我们不要宽恕，我们要维新，打倒贪官污吏！支持维新！”

………………

几个“校工”耳语几句。冲下台，要扭说话的学生出场，愤慨的学生一拥而上，将几个“校工”痛打一顿，会场秩序大乱。“校工”落荒而逃。

23

校长室。

徐寅民一边擦额上的冷汗，一边看着窗外，形色恐慌。

犬养氏站立一旁，虽然紧张，心里似在盘算着什么。

黄鸿勋：“徐校长，当初州府创办这所学校，让你来当校长，是希望维新主张得以实施，多多培养革命人才和进步华侨子弟，而今你

这样对待学生，动手就打，公然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实在令人失望！我等只好前来提出辞呈。”递交辞呈。

众校董：“是啊，我也不干了！”

学生代表：“我们也请校长批准退学！”

徐寅民语无伦次。

犬养氏：“各位董事，我是个日本人，承蒙校长错爱，应邀到贵校担当教务处长，此事非同小可，我看……虽是校工所为，校方恐怕难辞其咎……”

徐寅民：“哎哎，是是。”向犬养氏翻了一下白眼。

犬养氏：“事已至此，我不忍看着各位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就这么垮了，各位董事，同学，今日之事，犬养氏深表遗憾。校长你看——”

徐寅民听出犬养氏的奚落和推脱，反问：“那你看如何办？”

“我写信，向孙逸仙先生道歉，向全校公开检讨……”犬养氏伏案写信，擦了几滴虚假的眼泪。

等候在场外的学生高呼：“徐校长出来！出来和我们说！”“……犬养氏滚蛋！滚回日本去！……”

歌声：“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15

嘉应州高级中学。

一队清兵跑步赶到校门口，在大门两边列队。紧接着，官轿在校门口停下。一戴红翎子的州官坐在轿内指挥。

学校礼堂，学生们正在聚会。口号声：“维新无罪！”“打倒腐败的清政府！”“打倒贪官污吏！”“拯救中华！驱除鞑虏！”

州官一挥手：“抓！”

清兵冲上讲台，讲台上的学生代表奋力反抗，与清兵扭打，场面大乱。学生四散逃走。阿铁在混乱中帮助弱小学生逃离会场，当他准备冲上讲台帮助学生代表逃走时，清兵已经将学生代表带走。

16

嘉应州街头。

一个小摊，立着“代写书信”的牌子。

几个妇女围着张先生，等候代写书信。

张先生：“写往哪里呀？”

一妇女：“槟城。椰风街 318 号地下 A，阿虎。”

"叫什么名字？"

"阿虎。"

"阿虎是简称，姓什么，叫什么？不然这信就白写了，收不到。"

妇女想了想："叫叶……叶稚虎。"

"嗯，你要说些什么？"

"就问他啥时候能回来，就说我……我想他……"不好意思地，"孩子已经一岁，是个男的……县里兵荒马乱的，我们母子……"

17

一妇女拿着写好的信，付了钱，道声谢，走了。

一日本便衣凑近："先生好！"

张先生敲敲旱烟管：“要写往哪里？南洋？”

“是……随便看看……”

“代写书信有什么好看的？”

“想学写毛笔字……”

“好哇！写小楷，当以从张玄墓碑、董美人墓铭开始，继而文征明小楷，都是千古不磨的法帖。明清以后就没有书法家了，清书多俗，不要学，不要学……你看，小楷要这样写才好看。”

日便衣：“老先生博学，我很景仰！”

“敝姓张，乡野村夫，什么景仰不景仰！以前是东山学校的国文老师，哼哼，教了一辈子书，哼哼，学生造反，仆已失业，不得已到这儿设摊儿，赚碗稀饭钱。仆忙于家计，久不作诗，还望各位海涵。”

老 先生吸着烟，带着近视眼镜，慢条斯理，贴近日便衣的脸，打量有顷：“唐人诗云：‘今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试问

贤士手中，安得阿堵物耶？书云：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富贵发达，只读书一途耳。读书无成，才流为贫贱，向人家讨口饭吃……我看你将来还是要做官的。”

“那就托您的吉言。”

张先生：“不是做狗腿子！”

日便衣一怔。

日便衣皮笑肉不笑：“张先生诗书满腹，想必读了不少的书吧！”

张先生：“满清开国的时候，祖上是做官的，还算过得去，以后中道衰落，以教书为生，就家徒四壁了，有几本古籍，祖传的，倒是常常翻翻。唉，无非一堆旧纸，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用来烧火煮饭，也煮不熟啊。……”

日便衣：“哎哎，千万别烧，千万别烧，烧掉它可惜了。有人要……”

张先生：“你要吗？”

日便衣：“不不，我是个学生，哪要得起！我的老师，就是嘉应中学的犬养氏，他会要的，他愿意出很多的钱收买……”

“哦？”

18

大锣三声，震耳欲聋。

阿铁和念彦：“张先生生意可好？”

张先生：“凑合。你怎么早不来？刚才有人要跟我收买古籍。”

“什么样的人？”

“年纪很轻，说话结结巴巴，他说是他的犬老师要出很多钱买我的古籍！”

阿铁略一思索，向张耳语。

人声嘈杂，街道秩序大乱。张先生向阿铁、念彦告辞，收拾摊子慌忙夺路而逃。

阿铁与念彦耳语几句，混入人群。

“州官驾到！”敲锣人大声吆喝。

“嘉应州府”、“肃静”、“回避”……一大群执事扛着牌子，招摇过街。然后是武装队，大刀长枪，威风凛凛。乐队披红挂彩，吹吹打打，像送新娘出嫁。

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有的惶惑，有的兴奋。

几个老者边看边抽烟边议论：“都什么年头了，还兴这个！唉！”

“革命军很快就要打来了，我听说——”老者压低嗓门，“曾雍甫骑着白马进了城了……”

“你哪儿听来的消息？小心掉脑袋！——咔嚓！”老者说着，做一砍头的手势。

“哎呀！哎呀！”一老者忽然大声叫喊起来。

“什么事？”众人慌成一团。老者拨开人群，四处寻找。

“掉什么东西啦？”

老者不好意思说，指指自己头上，光溜溜的。

这时，一年轻人找到了一把发辫，凑上来：“是这个吗？”

“对对对，就是就是！” 连灰都不打掉，赶紧箍在头上。

众人疑惑不解。

一老者：“我可知道你搞的什么把戏，革命党来了，你是留头不留发的革命同志，革命党不来呢，你是留着长辫儿的不二清臣，你真会两头混饭吃呀！哈哈哈！”众人恍然大悟，大笑。

19

八抬大轿款款而来。

执事敲锣，不停高喊：“今天是立春日，按老规矩，本州岛州官代表皇上出巡，到地里看看庄稼，亲自扶犁躬耕，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几个担柴禾的“农民”当街席地聊天、抽烟。

执事：“走开走开！州官来了，快让道！”

“农民”不理会。

执事欲上前驱赶。阿铁从“农民”里站出来：“你说什么？大路通天，各走一边，碍你什么事哪？”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立春呀。”

“立春之日，州官按老规矩，巡田！”

“既是巡田，就应该下轿打赤脚，扶犁掌耙到田间，还坐个大花轿，像新娘子出嫁……”

众街坊大笑。

阿铁一个箭步走近轿子，掀开轿帘，对州官压低声音说：“你立即将抓捕的学生放了！”

“你你……你放肆！”

“你以为这样装模作样，我们就不知道你把州县的矿脉图卖给了日本人！你等着吧，你会有报应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两广总督会请你去喝茶的！”

“你要我干什么？”州官直冒冷汗。

“下令放人！下轿打赤脚下田，这才像巡田的样子！”

“就我们州县这样搞吗？”

“这是客家的风俗，好几代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一年也就这么个机会能见到老百姓。”

白维无奈：“好好好。来人！”

白维吩咐执事立即释放学生，并下轿，脱鞋……

张先生家，简陋，狭窄。鸡鸣犬吠，充满田园气息。桌上，柜上，床上到处是书，大都是古籍。

张正在埋头翻阅古籍。

有人敲门。张：“谁呀？我正在读书呢！老四！老四！”

四儿：“我来啦！父亲有何吩咐？”

“去开门，好像有人敲门。”

四儿开门。犬养氏：“这是东山学校张老先生家吗？”

四儿：“你是谁呀？”

犬养氏：“我是嘉应州高级中学教务长犬养氏，特来拜望张老先生！”

四儿忙通报父亲。

张即起身相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令蓬荜生辉！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犬养氏一进屋便四处打量，眼睛盯在一些古籍上："张老先生学富五车，典籍汗牛充栋，诗文盖世，远近闻名，我在嘉应州就听说了，对先生心仪已久，今特假舟车，前来拜访，张门立雪，请不吝赐教！"递上礼品，"区区小礼物，不成敬意，请笑纳！"

张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客气客气！先生折煞我也。仆本一介草民，躬耕之余，读书以补愚荒，还望先生有以见教！不知先生……"

"我叫犬养氏，原在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嘉应州高级中学教务长，为的是加强科技教学。先生治学，主攻那一专科？"

"祖传下来这些书籍，我不过胡乱翻翻而已，不学无术，谈不上专攻。"

"这都是一些很有价值的典藏，里面有很多治学做人的道理。"

“不错的不错的。”

犬养氏伸手翻看古籍：“我在南京的大学时，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藏本，真是令人羡慕呀！我最近给学生讲《红楼梦》，就感到资料的不足，还有庄子的无为思想探析，也是到处借阅史料。古人说得好啊，坐拥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张先生堪称现代的圣贤！”

张：“不敢当不敢当！”

犬养氏忽然发现木刻《脂评石头记》，大喜：“嗨呀，这本书原来你这儿有！我找了十几年，遍访各大图书馆而未得，没想到在你这儿看到了，哈哈！”又发现《四书集注》：“像这样的《四书集注》刻本在明末就已经难找，没想到先生居然有此藏本，真是孤本中的孤本了！”

“教授真是慧眼！”

“都是读书人嘛！我还不及先生，在张先生跟前，我还是个小小学生呢！”

“教授过谦咯！”

“过去，我与张先生缘悭一面，今天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我也是啊，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就是韩荆州啊！哈哈哈！”

两人大笑。

犬养氏：“我回校以后，即刻向校方报告，聘请你为我校副校长。”

张喜形于色：“岂敢岂敢！”

“人尽其才嘛，应该的。就不打扰，先生治学，一刻千金，……我告辞了。”

“怎么就走？大老远来，总要吃顿饭吧！”

“下次吧，以后见面机会多多。”犬养氏沉吟，“……张先生，我有个不恭的请求。”

“请讲。”

“我想向你借阅两套书看看，不日奉还。我写个借条……或者，呃呃，我给你钱……”

“什么钱不钱，你挑就是。以后你要借什么书，尽管来，写什么借条！”

“就是刚才说的这两套书。”

张将《脂评石头记》和《四书集注》刻本两函书包好，交给犬养氏。

门外。张先生按孔子礼数，平伸双手，慢慢向上，在头顶拱手，然后躬身九十度，礼送犬养氏。

犬养氏不知是假，只是讪讪地笑笑，欠身点点头，仓促而去。

张先生暗笑：“姓啥不好，偏要姓犬！”摇摇头，迈着方步，哼着古诗回屋。

21

夜晚，郢县一围屋客堂。客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一穿长衫的中年人陪同孙中山走进客堂：“大家安静，现在开始开会。我姓陈，叫陈少白，大家叫我陈先生好了。这一位先生姓孙，孙逸仙先生。我们就请他讲话！”

掌声雷动。群情激动。

孙中山，瘦，双眼炯炯有神，说话风趣："诸位，我叫孙文，赵钱孙李的孙，斯文的文。我来郅县，一路上兵荒马乱，想给朋友买点儿酒，称几斤猪头肉，买点客家酿豆腐，可是店铺都关门，寻思到了郅县再说，没想到刚一进街口，就被他逮住。"

陈先生："我可不是保皇党！你不用害怕。"

"你真要是保皇党，你就逮不着我了，哈哈哈哈……"

哄堂大笑。

孙中山："我没准备演讲，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好不好，我们随便说说，大家都来发言，一个一个说……"说罢，掏出笔记本，认真作记录。

"我说吧……"众人热烈举手要求发言。

屋外。警觉的岗哨四处张望。

一学生模样的人走出围楼。岗哨发觉：“不开会啦？上哪儿去？”

“学生”惊慌，复作痛苦状：“我肚子痛，拉肚子，去街上药店买点药。”

岗哨：“快去吧，别拉在裤裆里了。”说罢窃笑。

“学生”蹑手蹑脚，向街上走去。

会议室。讨论正在热烈进行。

阿铁好奇地、兴奋地打量着讲台上的孙中山。

孙中山也注意到阿铁。

孙中山笑道：“小‘和尚’你叫什么名字？”

“黄铁生。——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小和尚？”

“我的名字里不是有个仙字吗？”

“你是神仙？”

“哈哈，我逗你的啦！我其实早就听说你的故事啦！你还会说英文？”

“哪里哪里，那是随机应变的。”

“好，你说说看，我有个什么外号？”

“你嘛——”阿铁狡黠地笑道:“你是对抗清廷的四大寇首之一！”

孙中山愕然，怒睁双眼：“好小子！哈哈哈……”

“不过，你很有本事，能腾云驾雾！清兵老抓不着你！”

孙中山一惊：“啊？你从哪儿知道的？”幽默地，“到此为止，天机不可泄漏！哈哈哈哈……”

满座皆笑。

孙中山：“听说前天是你在大街上给了州官一个下马威，让他把抓的学生都放了，还叫他打赤脚下田？”

“是的。”

“好样的！”孙中山拍拍阿铁的肩，“听说你喜欢读书。”

“是的。”

“喜欢哪部小说？”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中你喜欢哪个人物？”

“诸葛亮。”

“好！你年纪轻轻知道喜欢诸葛亮，这就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指指自己，又指指陈少白，“我们这些革命者推翻满清皇帝，就好比诸葛亮六出祁山，恢复汉室。”

孙中山注视阿铁，走到他的跟前：“我将来派你出国，到德国去参加国际青年会议，你愿意去吗？”

“愿意。可我不懂外国话。”

孙中山：“哎，你不是懂英文吗？”

一同盟会成员入报，向孙中山耳语：“康有为已安全抵达日本。”

孙中山惊喜：“啊！好。”

“我们派往日本的会员去慰问过。但康有为说，他身奉清帝衣带，不便与革命党往来。还说圣上必有复辟一日，他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鞠躬尽瘁，力图起兵勤王，脱其身陷囹圄之厄，其它没有什么可谈的。”

孙中山：“喔？”

陈先生：“看来他还在做梦。”

孙中山："康南海的固执是出了名的！"

街头人声嘈杂，一声枪响。

靠近窗户的学生发现围楼已被清兵包围。

陈先生喊一声"撤！"

阿铁一个箭步，一把搂住孙中山，往通后山方向的走廊逃跑。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散会。

22

嘉 应州立高级中学。学校大礼堂。校长徐寅民训话："……所以呢，目前（干咳一声）这个，变法失败，梁启超、康有为东渡日本，太后说，啊，祖宗之法不可变，学 校要求学子们，（提高声调）不

准参加革命党之一切活动，好好读书，违者开除。被抓走的人，学校已经想办法，请求政府宽恕，现在他们都已被释放……”

学生群情激愤，有的站起来质问：“革命党有什么罪？”

“校长不是也主张与革命党携手吗？”

“我们不要宽恕，我们要维新，打倒贪官污吏！支持维新！”

………………

几个“校工”耳语几句。冲下台，要扭说话的学生出场，愤慨的学生一拥而上，将几个“校工”痛打一顿，会场秩序大乱。“校工”落荒而逃。

校长室。

徐寅民一边擦额上的冷汗，一边看着窗外，形色恐慌。

犬养氏站立一旁，虽然紧张，心里似在盘算着什么。

黄鸿勋：“徐校长，当初州府创办这所学校，让你来当校长，是希望维新主张得以实施，多多培养革命人才和进步华侨子弟，而今你这样对待学生，动手就打，公然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实在令人失望！我等只好前来提出辞呈。”递交辞呈。

众校董：“是啊，我也不干了！”

学生代表：“我们也请校长批准退学！”

徐寅民语无伦次。

犬养氏：“各位董事，我是个日本人，承蒙校长错爱，应邀到贵校担当教务处长，此事非同小可，我看……虽是校工所为，校方恐怕难辞其咎……”

徐寅民："哎哎，是是。"向犬养氏翻了一下白眼。

犬养氏："事已至此，我不忍看着各位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就这么垮了，各位董事，同学，今日之事，犬养氏深表遗憾。校长你看——"

徐寅民听出犬养氏的奚落和推脱，反问："那你看如何办？"

"我写信，向孙逸仙先生道歉，向全校公开检讨……"犬养氏伏案写信，擦了几滴虚假的眼泪。

等候在场外的学生高呼："徐校长出来！出来和我们说！""……犬养氏滚蛋！滚回日本去！……"

歌声："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武田寓所。屋里摆设很多古文物，茶几上一个花瓶内插着一支红梅。

武田在屏风后面不露面，屏风外站立着龟弘毅郎和几个日本人听武田训话。

武 田：“中国的宝贝太多了，不细心研究，就弄不到好东西。中国有句古话：有眼不识金镶玉，要完成笔部队计划，首先要懂行，不能瞎撞，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除了玉器，还要懂得吟诗作赋，古籍校读、矿石标本，交朋结友，尤其是那些中国文人，教师，甚至和尚……你们要知道，这个文化事业，可不是一种个人行 为，收集支那所有文物、宗教宝典、网罗支那学者名人，与大日本协力合作，是大日本帝国的战略部署。当前世界万国，最容易为我大日本帝国攻取之地，就是支那 国的满洲。而满洲为皇国所有，已无疑问。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开始。所以，图得鞑靼（蒙古）之

后，就可以向南而取朝鲜、支那……所以说是一个政 府行为，大日本皇国的政府行为！大日本开发他帮，必由吞并支那开始，要知道，光靠枪炮是吞并不了支那的！文化事业不成功，最后还会得而复失！”

龟弘等人：“哈依！不过，刚刚得到消息，州长把矿脉图卖给我们的事，已经被两广总督察觉，州长说不准……”

“我们不能再和他联系，记住，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哈依！”

“那个弘隆和尚从南洋回来，带来重要佛经，大觉寺里藏经殿位置，你清楚吗？”

“不知道。”

“你就是一问三不知，你怎么做好文化工作？你以为端着枪就可以征服一个民族吗？荒唐！”

25

暹罗。

界碑：bang kok (曼谷)

南洋的寺庙建筑群，蔚为壮观。音乐有浓重的南洋风味。

曼谷佛塔，坐落于湄公河南河口。塔身金碧辉煌。塔之正门口，佛主身高数丈，慈祥庄严，俯瞰大千。朝圣者口诵佛号，顶礼膜拜。

特写：“龙莲寺”。

弘隆背负书箱，风尘仆仆，大礼朝拜。

主持悉空长老出寺迎接，然后合堂众僧参拜佛爷。

寺内庄严、辉煌。香烟缭绕，法号嘹亮，十分隆重。

悉空长老：“弘隆活佛自中土来，不远万里，是玄奘再世，法显重生，阿弥陀佛！”

弘隆：“阿弥陀佛！”

众僧：“阿弥陀佛！”

悉空：“活佛可否就龙莲寺挂锡，贫僧也好早晚讨教。”

海成长老：“我看，还是先请中土活佛弘隆道席为我们现身说法，讲论佛旨。”

众僧议论，十分高兴。

开堂仪式。

众僧礼毕，弘隆坐上讲坛，众僧席地趺坐，合十低首。

论难开始。一僧发问：“久闻中华文化之邦，然自明朝以来，佛事日渐衰微，如今更是一蹶不振，此中事理，活佛可指示一二否？”

弘 隆："洪武元年，朱元璋禁教，立喜世院以统僧众。洪武二十七年，又命僧人集中入寺院，加强管制，对佛教的发展，是有一些影响。明以后，对佛教的因果报应之 说，进行了一些革除，但是对佛教教义本身，并没有多大影响。盛衰变化，事之常理，佛教也不例外，本无足怪。我认为佛经主旨，古今所通，东西无异，至于参拜 方式，弘法礼仪，虽有推移变化，反而使佛理广被普及，正所谓以不变应万变，衰所以盛，灭所以兴也！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以一国之强力，对他国的文化虎视眈 眈，心存不轨，以掠夺收买为能事，使他国的佛教发展受到摧残，这才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活佛此论固高，然而活佛究竟何所谓？"

"一切全在于我。"

"何谓一切？"

"天上地下。"

“我呢？”

“天我地我物我人我。”

“如何理解？”

“弘法护法，法我同一。”

众僧拜伏于地，心悦诚服。

26

龙莲寺藏经楼。楼分上下两层，楼下有僧人阅经，端坐如塑，静寂如空。

悉空：“梵文八转十罗，瑰丽微妙，被人称为天书。老衲很早就发愿学习梵文。”

“文辞简丽相俱者，莫若梵文，大师精通梵文，回到中土，能够为沟通汉梵文字做些工作，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活佛随我来！”

27

方丈室。

悉空关上门，神情严肃。

长老取出两个函子，对弘隆说：“这里有两函梵文经典，是贫僧多年的珍藏，全送给你吧！回到中土以后，不可为外人道，否则——”

“贫僧明白。”

“你在讲坛上所讲的话，我都听出来了，你是指日本人正在掠夺中土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这个宝典，绝不可落入日本人之手。”

弘隆伏地拜谢。

“还有一事。”

“还有何事？”

“我的祖籍也是广东潮汕，年幼在丹凤山霞飞寺出家，有一宝物，至今藏在深山，年轻时回家乡弘法去看过，还在。你一定要好好守护，不能走漏风声。”

“长老！”弘隆为长老精神所感动，纳头再拜。

长老扶起弘隆：“你何日离开曼谷，带上这些经卷，就算我送给你的礼物吧！一路上兵荒马乱，活佛要多加小心。听说日本人野心勃勃，准备对中国进行领土掠夺，佛经也是他们垂涎已久的，要加倍护持才是。”

风雨忽作，窗户被吹开，烟云夹着雨丝，团团涌入，令人顿生世外之感。

“小衲经书已经抄好，想尽快回中土，早日把贝叶心经译出，完成这一桩大事。长老尽管放心，有小纳在，万无一失！”

28

长老和弘隆步出寺门。

长老：“唉，南洋也不是净土啊，虽然南洋可以赚到钱，可以发财，但是黑帮会也多，不少人客死他乡，含恨夭年。有的下南洋没有混出头，反而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还有的传染花柳病……当然，也有成为大富户，为中国人挣了面子的！”

“他们吃苦了！如果中土安宁，没有战乱，没有灾荒，哪会有这么多人离乡别井，下到南洋来啊。”

“此言有理。”

苍凉的古箫声。

29

曼谷街头，咖啡厅里，马鸣正与同盟会会员接头。

“弘隆禅师明天启程奉梵文宝典回中国。龙莲寺悉空长老派了四名武僧护驾，看来还不够。日本‘笔部队’行动组已经布置暗探尾随，极有可能在客船上夺取宝典。弘隆禅师的安全令人担忧。”

马鸣：“我想，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将弘隆禅师劫持，送往日本。”

“那问题就更严重，看来，还得增派几个武艺高强之人护驾。”

“人多反而坏事，我去吧。”

“你有把握吗？”

“几个日本浪人还是对付得了。只是我的身分……”

“这个我去想办法。你回到国内，设法与同盟会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孙逸仙先生现在广东。……”

30

清晨，曼谷轮船码头。

弘隆法师在几个武僧护送下，登上开往中国的常胜号客轮。

弘隆背负书箱，行色匆匆。

几个不三不四的暗探尾随其后。

远远地，马鸣化装成旅客，监视着几个暗探的行踪。

船舱里。

弘隆一行找到座位，放下书箱，趺坐念佛。

几个暗探，拔出匕首，欲行刺武僧，夺走梵文宝典。

四武僧腾空而起，护卫弘隆，抱住宝典。

一个暗探被飞镖射中，倒地气绝。

又一暗探中镖。

眨眼工夫，已死四人。

暗探中有人嚎叫“巴嘎！”

暗探发现躲在暗处的马鸣，一拥而上，马鸣又飞出几镖，击倒几个，又徒手搏击，逮住为首的暗探。

马鸣：“光天化日，在国际客船行劫，受何人指使？”

暗探头领：“受，受日本笔部队行动组之命，前来夺取梵文宝典，劫持弘隆禅师，送往日本……”

“还有什么任务？”

“没有了，我等只负责曼谷行动，中国广东还有行动组接应，这里行动如果失败，禅师回到广东也会遭到劫持……”

“广东是谁负责此次行动？”

“不知道。”

“说！”

“好像是……武田赳夫……他不会亲自出面，他有枪和炸弹……”

曼谷警察上船。

马鸣出示证件，说：“I seize the fierce special action group.”

警察验过证件：“ok.”向弘隆合十顶礼，然后将暗探头领押走，并将尸体运下船。

马鸣：“弘隆禅师受惊了！”

弘隆：“阿弥陀佛！英雄护持宝典，功德无量。”

马鸣：“禅师一行，前路多风险，有人拦路抢夺佛典，我特来护送梵文宝殿和禅师一行平安回中土。”

“英雄受何人指派？”

“此地不便详说，到时候禅师自会明白。”

“善哉。”

“日 本人对我们的文化宝藏觊觎已久，做梦都想着掠夺我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他们还拉拢我们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拖他们下水，这种文化侵略，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阴 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及时揭穿和打击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一计不成，必有二计，禅师回国途中，有我一路陪护，尽可放心。据消息说，广州口岸已有日本 人的暗探守候，我们必须在香港上岸，换乘小筏，径入广东境内……”

弘隆：“一路有劳英雄搭救护送，感戴弥殷，阿弥陀佛！”

众武僧合十谢恩。

31

武田寓所。桌上摆着古籍，还有许多珍贵文物。

武田躲在屏风后：“你们真的没有看见弘隆下船？”

龟弘：“千真万确，我们 20 多人盯着常胜号靠岸，下船的人，一个个都盯着看了，没见一个光头和尚。”

“他不会戴个帽子吗？蠢！……难道他们长翅膀飞了不成？给我盯住大觉寺！”

32

雷雨大作。山涧潺潺。

守护大觉寺内梵文宝典的武僧，警觉地趺坐念佛。

藏经楼屋顶突然冲出几个蒙面黑衣人，机警的武僧一齐飞身迎战。

这时，一持刀人杀入黑衣人中，一把抓住一个“清兵”，按倒在地。明晃晃的钢刀压住他的脖子。

他一把将“清兵”的外衣撕开，露出和服，腰间还插着一把锋利的匕首，臂上文身为日本太阳旗。

“走！”

他将“清兵”五花大绑，堵住嘴，装进麻袋，扛在肩上，快步出寺时，迎面碰上马鸣。

“师傅！”

“阿铁！是你！”

暮色中，二人站立风中。脚下是悬崖，可闻清江湍急的滩声。

一个麻袋，被水流冲得忽左忽右，忽浮忽沉，顺流而下，消失在滔滔的波涛之中。

“师傅，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 奉同盟会南洋分部的指示，护送弘隆禅师回国，并负责保护梵文宝典和弘隆禅师回国后的安全。你做得对，日本人胃口大得很，他们想吞并全世界呢！要征服一个民 族，首先是从文化上掠夺，等于说，先把一个人的精神打垮，再征服这个人就容易得多。我们中国人，精神上文化上被人奴役，才是最痛苦的事情。”

“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得到任何东西，一张纸片也不让他们得到！”

马鸣拍了拍阿铁的肩膀：“用我们的智慧！”

“师傅，我想，等革命成功了，我还和你一起下南洋，这回，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回来，把我们的家乡建得漂漂亮亮！大家都有饭吃，有房子住，有书读，我要建好多好多围龙屋，还有学校……”

马鸣：“好啊！一言为定！”

二个人消失在暮霭里。

33

广州。门牌：东亚牙科诊所。

一“病人”进入诊室。

龟弘毅郎：“你来啦！”示意浪人退出。

“病人”进屋，摘下口罩，解下头巾，原来是城防司令陈传明。

“东西带来了？”

陈司令神色紧张，左顾右盼，悄声：“没有。风声太紧，不敢带来……”

龟弘毅郎：“巴嘎！一张古画，就那么难弄？你陈司令要钱的时候，我可没有吞吞吐吐！现在……哼！”

陈："啊？画儿我已派人找去了，估计这两天会有新消息。请放心，放心。——唉，不就几幅古画，我看没什么意思，花儿呀，鸟儿呀，我就不明白，几幅画儿，点成火，连一杯水都煮不开，你们日本人咋就那么感兴趣？"

龟弘毅郎笑道："中国人都像你这么无知就好了！一幅画，这个。"

龟弘毅郎伸出三个指头。

陈："值三十两银子？"

龟弘毅郎："不不，是三千两！你的不懂！"

陈惊愕。

龟 弘毅郎："你的不明白，跟你也说不清楚。这是中国的古文物，文物，你知道吗？你们中国，正在兵荒马乱，我们帮你们收集起来，还有矿石，煤炭，珠宝，人才， 统统地要，帮你们收集，运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不是很好吗！你应该很好的配合。大觉寺听说有

很多的佛经，弘隆从南洋带回的梵文宝典，应该交给我们保 管，可是昨天晚上我派去保护寺院的人，差点被杀，被绑架的人到现在也没找到……”

陈：“唉呀，你不早说，我有个侄儿在寺里修行，我要他……嘻嘻！”

“你的聪明，是个人才！大日本帝国喜欢人才，把梵文宝典弄到手，有奖金的！”

“龟弘先生放心，包在我身上。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听你说过，贵县有个淡慧和尚？”

“有有，有个淡慧和尚，很有道行……”

“你带他来见我。”

“淡慧和尚？”

“是的。”

“死的你也要见？”

“胡说！怎么是死的？”

“我说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和尚，哪有活的？当然是死的。”

“一千多年了？不是现在的？哈哈！你开什么玩笑！连尸体也没有了，你提他干什么？真是无中生有。”

“有哇！千年不朽的肉身菩萨！”

龟弘惊喜：“咦！在哪里，快带我去看看！”

武田寓所。武田在屏风后接电话：“什么？淡慧和尚的不朽肉身？在哪里？好好！好极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大大的好！可供研究研究的，防腐的技术，大大的高明！”

35

切回诊所。龟弘换装：“你马上带我去！”

陈慌张：“这这……今天是不行咯，我的朋友在很远的地方，他说可以带我去找，但是价钱很贵。”

“钱的好说！你的朋友可靠？”

“没说的，我担保！只是城里学生闹得很厉害，游行，演说，听说乡民还组织了缉私团，全是大刀长矛，抓到走私文物珠宝者，格杀勿论呀！”

“你这个城防司令是干什么的？你就没有一点办法？”

“我我，我不是也走私吗？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

龟弘毅郎寻思：“难怪，我派去的探子，八成是被他们抓走的！——你要是不管，我们外国人可不会答应你！我们连海关都不怕，还怕那几个蟊贼不成？”

“好好，我想想办法，治治这些杂种！”

“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你打算怎么治？”

“多派些人去劝劝。”

“你以为他们是可以理喻的吗？”

“至少得想个更好的办法。”

“胡涂！还用想吗？现成的好法子不是很多吗？你不是有那个……喷子吗？”

“我知道龟弘先生的意思，但那只能给自己添麻烦！”低声耳语：“你那些货，得平安运出境呀……”

“嗯嗯！好！那就照你的办！”

“我和他们周旋，你加派车子，等我的通知将货运走，到时候我会加派人员去维持秩序，帮忙押运！”

两人相视一笑。

龟弘毅郎：“把那个淡慧和尚一起运来如何？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为好，碰到革命党，你陈司令会死啦死啦的！”

陈：“那么严重！？……妈的，我这司令当的，像做贼一样……”

龟弘毅郎狰狞的笑容。

36

野渡衰杨，山川寂寥，举目苍凉。

小河清澈，可见水草游鱼；不宽，不深，可通小船。

小船在河中前行。

艄公："师傅，前面就是丹凤山了，望山走死马，今天天色已晚，绕来绕去，我看怕是到不了。"

怀义："那就明天再往前赶吧？"

弘隆从船舱里伸出头看看天色："天好像要下雨了。"

怀义："船公，你看，前面有一棵大树，就在那儿落锚将就一夜吧！"

“那使不得！”

怀义：“不妨！我们出家人，行脚四方，经钵飘零，别看我等一幅娇嫩相，随遇而安的日子没比你少过！”

艄公：“哈哈！咱们算是一路人啦，闲云野鹤，天宽地宽！”

下雨了。小河的水面上出现许多密集的、细小的圆点。

树叶上开始滴落水珠。

怀义：“你看，前面有房子，我们去避避雨吧！”

房子无人居住，院子里荒草萋萋。

“这屋子的主人一定是去了南洋。”艄公四顾，“此地就是丹凤山北，你们要找的霞飞寺，可能就在这山后。”

弘隆：“你来过这里吗？”

艄公：“明朝甲申之难，清兵南下，我和乡民在此打了几次大仗，会师地点就是霞飞寺。打到最后，就只剩下我公太和淡归和尚。”

弘隆：“淡归和尚是很有气节的高僧，写过很多诗。”

艄公：“我公太见他负伤，要他赶紧逃跑，他执意不肯，说要守护霞飞寺，不能离开。”

一道闪电。

弘隆：“你们稍候，我去找到霞飞寺，再来叫你们上山。”

一座荒寺，立在烟雨迷蒙之中，窗口透出昏黄的灯光。有微弱的诵经声传来。

弘隆进入寺中。壁上有诗，是用毛笔书写，笔力苍劲：“十郡名贤请自思，座中若个是男儿？……故陵麦饭谁浇取，赢得空堂满酒卮。 淡归 贻吴梅村”。

弘隆循诵经声，进入寮房，一老僧停止诵经，起立：“阿弥陀佛！道兄冒雨至此，有何见教？”

“师傅，打扰了！小衲有一事求教。”

“如此请进禅房用茶！”

老僧面目清癯，深目高鼻。双眼盯住弘隆，似曾相识：“请问道兄法号？”

“小衲弘隆，从嘉应府大觉寺来。”

“你就是弘隆？”

“师傅是——”

“老衲淡岸，淡归弟子。”

“失敬。”

“久闻道兄大名，缘悭一面。远在南洋的悉空长老来信说，道兄曾去南洋弘法，近期会来本寺……”

“是的，长老嘱我看一样宝物。”

“道兄请随我来。”

淡岸掌灯，引弘隆穿过寮房，打开藏经书的柜门，进入地道。来到一地下室。室的中央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函子。淡岸将灯放置好，对函子下跪诵经，顶礼，弘隆亦跪拜。

淡岸拜毕，将函子打开，灯光下，弘隆看见的是一尊肉身，惊喜莫名，连连号佛叩头，梵音骤起。

淡岸："这千年不朽肉身菩萨，就是唐朝的淡慧和尚。淡慧和尚十五岁曾在此剃度，到 101 岁，从未离开此寺。也是至人先知，他能预知迁化之日，常独自一人到山上采集野草野花，用铁锅煮成汤水，每日早中晚服食三碗。圆寂后，浑身散发异香，至今千 年，肉身不朽。历代高僧细心加护，不让战火山匪毁坏。很多官商都想得到，说是供奉，实则另有所图。清兵来此寻找，淡归和尚一字不吐，清兵一无所获。英法联 军也打尽注意，淡归死守此寺，寸步不离。临终时嘱咐要保护好这件国宝，等将来天下太平，交给国家，万万不可落入异邦手中。"

法号声中，弘隆再拜，即出密室。

弘隆忽然回头，向淡岸点点头。

一切归于静寂。

一道闪电，照见弘隆雨中闭目诵经的脸。

39

黄鸿勋府邸。

窗棂雕刻十分考究，以海棠图案为主，天井的两边栽有两棵枣树，枝叶青翠。正厅上方，挂有“钦命镇南太守”金匾，虽年岁已久，已经剥落，但字体清晰可见，款识为“至大元年”，即宋武宗所赐；宋武宗在位只有四年。匾的两侧，有一幅对联，是黄家后人所撰：

南海真源　般若津梁环粤土

灵山大钵　三千慈慧护清溪

字体温润敦厚，说明黄家笃信佛教。

几案上立有“入粤列祖列宗神位”的牌位，牌位前香烟缭绕，蜡烛长明。客家祖堂只供祖宗牌位，不供神位，认为“神在庙，祖在堂”。

黄鸿勋五十多岁，鬓发斑白，举止敦厚文雅。

黄鸿勋跪拜起身，将手里的香插入几案的香炉。

门外人声嘈杂，伴有犬吠。

犬养氏翻阅金刚经，若有所思。案头可见《汉书》、《天工开物》等古书。

特写：茶壶水将开，冒着丝丝热气，并伴有唧唧如虫鸣的响声。

黄鸿勋瞅着茶壶，不时侧耳听水声：“犬养先生到中国不过几年吧，对中国文化研究很用功，几乎成了中国通了。连茶道……”

犬养氏：“哪里哪里！不过我是很喜欢喝广东工夫茶。你看，喝工夫茶是一门学问，广东人叫饮茶，从选茶、辨水、选具、涤器、投茶、沏茶等，都十分的讲究。”

黄鸿勋：“你尝尝。”

犬养氏呷了一口茶：“不错，是什么茶？”

黄鸿勋：“台湾高山冻顶。”

犬养氏：“真是很香啊！”

黄鸿勋：“好茶还得好水，这水是丹凤山的山泉水。清江水泡茶当然很香，但还是赶不上丹凤山的泉水。再说，煎茶掌握火候也很要紧，不是烧开就行，要听水声。”

“哦？”

“你看，这壶是紫砂的，看不到水，只有靠听声音。古人有几句诗是这样说的：如虫唧唧万蝉催，是一沸，忽闻千车捆载来，是二沸，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这是三沸。水到三沸，恰到好处，过头则汤老，冲茶就不好喝了！”

犬养氏：“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哪！哈哈哈……”

………………

“久闻黄府书香传世，果然名不虚传。黄先生作画，也是远近有名的。”

“那都是坊间传言，不可信。——喝茶喝茶！”

“我能欣赏这些画吗？”

“请便。”

犬养氏放下手中把玩的紫砂壶茶具，走到壁前观赏书画。

犬养氏：“这一幅画，是宋元明时代画家的真迹。”

黄鸿勋：“啊？”

犬养氏：“我是看出画家的笔意，请看，蜻蜓点水一样，点到为止，并不刻意铺陈，所以清新含蓄，令人回味无穷，而这正是宋元明时期一些画家的作画特点。中国画讲究一个藏字，藏锋，藏意，藏拙，非常难得，章法之严，与书法是相同的，所以说，书画同源。”

黄鸿勋：“犬养氏对中国的画也这么有研究？其实，你说的真迹，恰恰是仿制的赝品，不过仿制的水平很高，一点破绽也找不出来！”

“啊？这是何人的手艺？”

“就是本县黄楷先生。不过，他早几年已经去了南洋，还没有回来，他的儿子黄铁生继承其业，也很不错。啊，他就是贵校的学生。”

犬养氏：“啊，他是黄楷的公子？”

“正是。”

“啊，这幅画是你的大作！妙妙！很有功底，意境也不错。”

“你过奖了。”

“先生用皴擦法画山石树林，很有苍劲悲凉之感，气韵十分生动。尤其这座古寺，寥寥几笔，勾出了寺庙的沧桑……哎，我想起嘉应有个淡慧和尚，是很有道行的高僧，不知……”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淡慧早已圆寂。”

“听说他的遗体被后人藏在深山老林。”

“哈哈！只怕早已毁于兵燹虫噬，找不到啦！”

“黄先生，我……有个不恭之请，想要先生墨宝一幅，我用来装点陋室，使蓬荜生辉！”

“好好好，只要犬养氏不嫌弃，我就献丑啦！”

犬养氏："哪里哪里！黄门立雪，黄门立雪！我在黄先生面前，还是个学生！"

"哪里的话！请坐，喝茶！"

犬养氏："黄先生，学校最近出了一些事情，承蒙黄先生和各位理事出面调停，我很感谢。尤其黄先生的慷慨陈词，使我很受启发……"

"嗨，无非年轻人一时血气之勇，不好好读书，想去玩枪杆子，校工动手打人，是很不应该的。"

"言之有理，我已经建议将那几个校工辞退了。"犬养氏又说，"还有……呃，敝校有学子三千，以攻理工为主，也不能不兼顾国学，校方打算增设国学课程，包括古典诗词、书画和考古，想聘请黄先生为我校国学教授，讲讲书画……"

“啊呀，不可不可，黄某年纪一大把，又无资历，不过涂鸦几笔，聊以卒岁，哪能登大雅之堂！还是另请高明吧！”

“奉恳之请，望勿见弃！”犬养氏双手递上聘书。

黄鸿勋：“这样吧，我考虑考虑，如果贱体尚能忝服此役，当亲自到校报到，再领聘不迟。如何？”

“也好也好。”

40

大觉寺外。

阿铁和念彦爬到墙上，用弹弓朝寺内铜锺射出一颗石头。铜锺嗡嗡作响。

小沙弥应暗号声出寺。

阿铁：“嘘——这里！”

小沙弥：“阿铁，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我叔要带日本人到寺里来把梵文宝典拿走，要我到时候接应他们，给他们带路，找到宝典。”

阿铁：“你答应了吗？”

沙 弥：“我说，我也不知道佛典藏在何处，上哪儿找去？他又说，你知道淡慧的千年不朽肉身藏在何处吗？我说，我也听很多人说过，但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大觉寺的 和尚，也没有一个知道的，我更不知道。他说我是个没用的东西，还打了我一巴掌，要我三天之内，一定要找到肉身菩萨藏哪，向他报告。”

阿铁：“阿虎，你不要着急，你明天就去告诉你那当城防司令的叔，说你找到了肉身菩萨。”

“啊？”

阿铁向阿虎耳语，三人窃窃私笑。

41

月夜。荒郊野外一间茅屋里。

阿 铁和念彦拌好泥巴，手里拿着一个死人头骨，将泥巴往头骨上抹，然后涂上颜色，看上去很像尚未腐烂的褐色皮囊，再粘贴上头发胡子。黄色袈裟包裹着木棍、竹 条、烂棉絮，捆扎得紧紧的，与尸身没有两样。阿铁做一个跏趺而坐的样子，让念彦看像不像。念彦连说像像，两人笑得不可开交。

42

大觉寺院后山舍利塔旁，小沙弥接应阿铁和念彦。

阿铁和念彦扛着“肉身菩萨”气喘吁吁赶到三人事先已经挖好坑穴旁。他们按照佛规将经钵、袈裟、佛珠、芒鞋等等器物放入坑里的缸内。又将包裹黄色袈裟的尸身竖着放入缸里，然后再将另一缸罩住。

三人七手八脚用铲子捂上土，栽上树和草。

阿铁看看没有破绽，三人相视一笑。阿铁：“阿弥陀佛！你们就按我安排的去做，要冷静，假戏真唱，我们要好好玩弄一下日本人！”

43

西太后府。

官员："据日本国消息，东京留学生以尽化为革命党徒，不可不加戒备。又据日本蔡钧来奏，革命党业已组成军队，计有二百余人，将托拒俄一事，回国奔赴各地……"

官 员："康有为逃亡日本后，无大的活动之迹象，与梁启超等人偶有过从。刚到日本的时候，仍着大清帝国的官袍，出出进进招来不少看热闹的人。梁启超劝他把满服 脱了，把辫子剪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怕被日本人取笑，只好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天，举行了一个仪式，他朝北京方向摆了香案，还宣读了一篇奏文。奏明圣 上，诉说满服在日本的种种苦衷，乞求圣上恩准削发。接着又读了一篇给祖宗和生身父母的祭文，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每念完一篇就行三跪九叩礼， 行礼完毕才请日本理发师削发。等理发师刚拿起剪子的时候，忽然十几串鞭炮齐鸣，理发师大吃一惊，把手上的剪子都吓掉了。"

西太后笑道："这个康南海，倒是个忠君之士。还有吗？"

官员："前年汉口唐才常一事，脱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训练之严，党羽之密，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太后已显老态，精神疲惫，闭目静听，不动声色。有顷，慢慢说道："变法乱纲，是冲我来的，我心里清楚着呢。康南海的行动，还是要加以注意，他是朝廷的重臣，虽然皇上龙体欠安，朝夕难保，但只要有他的影响在，南海不会就这么了啦。"

众官员："喳！"

"学生等既然反叛朝廷，朝廷也不得妄为姑息，这也是皇上的意思。蔡钧、汪大燮与在日本的留学生，即可时侦动静。地方督抚，对于南洋返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意图者，即可随时抓获，就地斩立决。多布眼线，不然，火烧到眉毛了，还不知道疼啦！"

众官员：“喳！”

44

一骑飞奔，驿使背负懿旨，绝尘而去。

45

武田画外音：

光绪は死后しばらくで 1908 年 11 月 16 日午后の 2 时 清代政府は告げて全国と各国の中国驻在大使馆を告発して 皇太后の慈禧が

逝去することを宣言して，三千年の伝统的な葬仪の仪式が伝わった，この女の强権政治が终结しました。

光绪は今はの际で 彼の身のまわり身 低い见守り神大势に取り囲む 実际ちょっとぶりする，これら付添は光绪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ないから，光绪とある距离を保っています。 だから彼はとても孤独、人に注意して気絶しないのです。

清い朝廷で公布して皇太后が先周の金曜日最后面会して亲王を祝う时ですが，意识の时よく知る时昏迷したと言います。 彼女は朝廷が溥仪のでんかが皇储及びアルコ-ルの亲王のために帝国のために摂政すると発表すると赞成します。 祝う亲王は皇室メンバ-，満州族，正义とこぶしは武力反乱は始めの时国宫廷大臣清い，それに兼任して首都安全な九の提督に责任を负う彼か。

外国大使馆出入り口で清い兵士を饰った，清い朝廷で命令する

いったん起こる事変があって，これら清い兵士は大使馆によって指

挥すると知ります。

康有为へも十年あまりの亡命した生活に终わる，日本から山东

原籍地に引き返すか。

中文字幕：

光绪死后没多久，1908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2 时，清朝政府诏告全

国和各国驻华使领馆，宣告皇太后慈禧逝世，流传了三千年的传统丧

葬仪式，终结了这个女人的强权政治。

光 绪临终时，虽然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身份低下的守护者，实

际上是做做样子，因为这些看护者不能接近光绪，与光绪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所以他是很孤单地、未被 人注意地死去的。 清廷公布说，

皇太后在上周五最后接见庆亲王时，神志时而清楚时而昏迷。她同意朝廷宣布溥仪殿下为皇储以及醇亲王为帝国摄政。庆亲王是皇室成员，满族，他在 义和拳叛乱开始时是清国宫廷大臣，并兼任负责首都安全的九门提督。

外国使馆门口布置了清兵，清廷命令：一旦有事变发生，这些清兵悉由使馆指挥。

康有为也结束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返回山东老家。

45

京剧锣鼓声。

字幕： 山东青岛。戏院。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康有为在严复等人陪同下看戏。

严复：“黄遵宪大人、翁同龢大人都已经作古了，他们也是喜欢看戏的。”

康有为：“是啊，物是人非，人生如寄呀！”

严复：“大清的气数，只怕也是日薄西山……”

康：“大清的衰微，是不可避免的，朝代更替，历来如此。中国还在，山河还在，不过，戏也不会就这么收场，呵呵！”

一官员：“南海公此言极是！”

严复：“康大人去日本很多年，很辛苦吧？”

康有为：“坐小客轮漂洋过海，还是头一遭，不过也挺担心，若是遇上大风浪，就没命啦！”康有为说到这儿，嘿嘿笑了起来，“多

亏宫崎先生相助，哦哦，他说是奉孙中山的指示，我非常感谢孙先生仗义相帮！”

严复：“听说孙文成立同盟会，搞起了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啊！”

康有为微睁双眼，喃喃地说：“几道兄，余还想在垂暮之年，办个杂志，你看如何呀？”

严复：“好好好，弟第一个支持！为创刊号写稿。”

康有为：“我还是那句话，大清有恩于我，一日奉清帝衣带，便一日不与革命党往来。”

京剧锣鼓声又起。

悦来旅馆楼上。

一盏油灯，灯的周围坐满同盟会成员。

阿 铁：“皇帝和西太后都死啦，袁世凯的日子也长不了，军阀混战，狼烟四起，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州长白维与城防司令陈传明乘机与日本人龟弘毅郎勾结，大肆盗窃 偷运郅县文物，充当日本对我国文化侵略的走狗。这个龟弘后面有个武田，武田是日本国的御用文人，是日本文化特务。此人就隐藏在本县一百多日本侨民中间，这 个日本“笔部队郅县文化行动小组”头目，一直不露面，在他的指挥下，郅县的文物。面临被洗劫一空的危局。同盟会指示，郅县文物，一样也不能落入他人手中。 我们客家人，有这个责任！要求我们机智、勇敢保护所有文化遗产！揭穿武田的阴谋！”

“你说该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马鸣："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特地指示，广梅汕三地要把住关口，不能让文物国宝被敌人从陆上水上偷运出去，将这伙内外勾结的势力一网打尽，这也是北伐的重要战略行动！他还说，严复先生说得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文化本性，失去本性，就好比鱼儿失去水，好比人失去双脚，走路只能靠拐杖，失去精神气概，靠鸦片支撑，……失去文化本性的民族，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这样，我们四、五千年圣圣相传之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将难免一坠！"

与会者群情激奋。

"现在，这样安排……"

47

郅县街头戒严。

城防司令部后院。一群人正在往十辆车上装箱。平板胶轱辘马车，箱子里装的文物珠宝。

工头：“钉牢一点，做到万无一失。要是被土匪劫了，被革命党查到了，不管弄出点什么闪失，弟兄们脑袋可得搬家啰！——这锁不牢，不行！换掉！”

工头一辆车一辆车地检查。

士兵：“陈司令到！”

陈传明穿着便装：“嗯，好好。大家细心一点，狡兔三窟，土匪是很狡猾的，这批货物，都是很重要的，是朝廷，嗳嗳，是袁大总统的指示，不能有任何闪失，你们要格外小心押送，要是被劫，被查，被没收，通通枪毙！马连长，你听清楚了吗？”

“报告司令，听清楚了！保证万无一失！”

陈转向龟弘："你尽可放心啦！运到汕头的货，今天一早就出发了。"

龟弘："哈依！你的，朋友大大的！——那个淡慧和尚，什么时候到？"

"一会儿就到，我已派人找到了，就在大觉寺后山封龛，那和尚坐在缸里，肉身完好，跏趺而坐，闭目，抬头，入定，我小心挖了出来，用大礼启运，正往这边来呢！"

48

一队城防士兵护卫"淡慧肉身"木函，由远而近，缓缓而来。

一群客家妇女，头戴黄巾，手持香烛，远远追

来，可见黄尘蔽日。

49

妇女："停下！停下！把佛祖留下！我们的佛祖！"

妇女追上城防士兵，站成一排，拦住士兵的去路。

厨嫂手握菜刀，对士兵说："你再往前一步，我就不客气！"

众妇女："你们要把佛祖从这儿运走，老娘就跟你们没完！"

士兵："我们是奉城防司令的命令……"

众妇女："皇帝老子也不行！""你们这是趁火打劫！连佛祖都敢偷走！"

相持不下之时，城防司令陈传明赶到。

陈：“什么人敢挡道？”

众无语。

陈：“哎呀！我说是谁哪？原来是嫂子们！嫂子，你们今天不去下地，怎么跟我的士兵较上劲哪？”

厨嫂：“陈司令，我问你，你要把佛祖偷运到哪儿去？”

贺老太：“你这个不要祖宗的东西！”

众妇女向陈讨说法。

陈：“这个，现如今兵荒马乱，我是想好好保护传统文物，也是奉容庵大人，也就是袁世凯的旨意，将这些重点文物运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

“有我们客家人守护，比什么都安全，不要你们操心。”“谁知道他会卖到哪儿去！”

“你们放心，我陈传明也是好意嘛！”

“不能让他们走！”

一些妇女跪在地上烧香磕头，开始拜佛。

陈：“我喊一二三，再不让开，我就开枪了！—……”

街头几声锣响，一八抬大轿在众兵丁簇拥下，款款而来。

执事大喊：“州长驾到！”

众人退让。

“落轿！”

白维一个踉跄，从轿子里出来。

陈传明一看是州长，心里一下子轻松了，笑道："大人来得正是时候，这班刁民，阻止我将文物运往安全地方，可这是容庵大人……"

白维额上冷汗直冒。

陈："您这是怎么哪？"

阿铁从轿子里出来："没什么，州长是心里发虚！"

所有化装轿夫、士兵、执事……的同盟会会员，纷纷亮相，拿起武器。

陈传明一见势头不妙，双腿发软，想拔腿就走，但已经被人流包围。

阿铁："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陈传明，你还是老实点好。你看，州官也都被我们请来啦，你这个城防司令不陪陪？"

众妇女：“要他们把菩萨抬回去！”

阿铁：“哈哈！我忘记告诉大家，这淡慧大师的肉身，是假的！”

众人惊愕。陈传明也大吃一惊。

阿铁示意念彦将函子打开。

几名会员将函子抬下车，打开。阿铁走上去，将“肉身”拉出，抖开黄袈裟，全是木棍、竹签之类。他又将头骨上的胡子头发扯掉，抠去泥巴，露出骷髅。胆小的妇女躲闪开，胆大的围观者一起拢来观看。

议论：“我还以为是真的！呵呵！”

“这是谁调的包？”

“还用调包吗？真正的肉身菩萨，他们找得到吗？找不到的！做梦去吧！”一壮汉说着，推了陈传明一把。

51

陈传明直打哆嗦。

阿铁："把泥菩萨照原样装好，抬上车。"说着，将陈传明和州长叫到一边，众人趁机七手八脚，将东西倒换到另一车上，快速运走。又将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箱子和"肉身菩萨"装上陈传明的车上。

阿铁对陈传明："你带我们去见龟弘，向他交货。"对州长："你也去！你们俩不许乱说话，就说是送货来了。"

白维和陈传明："是是是！"

"出发！"

52

郊外林子里。

龟弘带领几十名日本便衣守候，见车马远远来了，喜形于色。

53

阿铁："你是龟弘吗？"

龟弘："我是。"

阿铁示意陈传明说话，陈："这货送来了，你看怎么交接？"

"怎么交接？"

“做买卖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弟兄们大老远运货到此，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不说，还冒着砍头的危险，为的什么？”

“我的明白了。——你要多少钱？”

“我们是当脚夫的，随便给点吃顿饱饭就行。至于我们的大老板，就不好怎么说啦！”

“大老板的，在哪里？”

“你的大老板呢？他不出来，我们的大老板也不会就这样交易。”

“我，我就是大老板。”

“你？獐头鼠目，我看着怎么不像？”

“你的骂我？陈传明陈司令，这都是些什么人？”

阿铁：“他还犯浑！弟兄们，大老板对我们的货不感兴趣，打道回府喽！”

众人：“不行！大老远来，连口水都没喝，没有力资，我们不能走！”

龟弘慌乱。

54

武田从林子里露面，他长发白须：“不要走！大家辛苦，这力资我会照付，货款我也一分不少，但我要一一验货。”

武田走到车前，伸手欲揭货箱。阿铁一把拦住：“我们的大老板还没来呢！再说验货是你跟大老板之间的交道，我们脚夫管不了，你快给我们力资，我们好回去忙农活，弟兄们，是不是呀？”

“是！别跟他啰嗦，快拿工钱走人！”

众人向武田讨要工钱。

武田拔出手枪，朝天举起："不许靠近我！"

林子里飞驰一镖，击中武田右手，手枪落地。

55

马鸣："我在这里。"

龟弘问陈传明："他是大老板？"

陈和州长点头。

"我是中国人，也是大老板！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将我们的国宝偷走，这是不允许的。"

武田："我们是做买卖，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阿铁：“你们是黄鼠狼，他们是老鼠！先把老鼠押下去！”武田和龟弘惊愕地看着州长和陈传明被押走。

武田拔腿就跑。众人一拥而上，将龟弘和日本便衣全部抓获。

56

阿铁紧追武田。

武田见阿铁紧追不舍，拔出手雷：“你再上来，我就炸死你！”

阿铁大喊：“你跑不了！”一跃而上，扑向武田。

57

一声巨响，阿铁倒在血泊之中。

武田夺路而逃。

58

马鸣：“阿铁，你醒醒！”

阿铁无力地睁开眼：“武田……跑了……”

马鸣：“他跑不了！”

阿铁：“师傅，我说过，我们胜利了，再去南洋……”晕倒。

马鸣：“阿铁！阿铁！”

59

男声山歌：家穷无奈过暹罗，来到暹罗受苦多。夜来写信回家内，笔仔擎起目汁（眼泪）落！一船目汁一船人，大海茫茫心茫茫。夫妻双双拆开去，不知何日返家乡……

马鸣：“阿铁！阿铁！……”

60

“货怎么办？”

马鸣：“烧掉！”

张先生：“嗨嗨别烧啊！那是些字画儿啊！”

“字画儿早不在这儿了，阿铁已经转移了，这箱子里全是烂棉絮和柴禾！”

“是柴禾？那烧！”

火焰熊熊，众人围着火堆跳起客家舞蹈。

张先生高兴，将旱烟管伸向火苗吸烟。

男女混声，山歌：

新买凉笠四块绸，

送给涯妹抵日头。

遮得日头挡得雨哦，

唔怕大风吹烂绸……

大觉寺。弘隆陪同南洋回来的华侨团进香拜佛。

黄楷："弘隆禅师从南洋护宝回中土，功德圆满，真是千秋佳话呀！"

弘隆："阿弥陀佛！多亏马鸣先生一路护驾，才得以安全回来，安奉于密室。"

马鸣："哪里哪里！十方道场，共沐神庥，护驾平安，缘修所致！"

黄楷："可以奉香吗？"

弘隆："黄先生请！"

密室内，梵文宝典安奉高台，香火旺盛。宝典周围，团坐十名武僧守护。

梵音缭绕，锺磬声声。

黄先生等华侨奉上献金，礼拜再三。

62

大觉寺大雄宝殿。

犬养氏进香拜佛。

犬养氏：“阿弥陀佛！请问小师傅，何处可以找到方便之所？”

沙弥：“施主请往前走，再往右拐，便是。”

沙弥说完便走。

犬养氏：“小师傅，听说有个华侨团来此进香，他们……”

沙弥：“小纳不知。”

藏经殿外。

马鸣：“黄先生在郅县可有亲人？”

黄楷：“有啊！你看，我们华侨团刚到郅县，我还没来得及去看望呐！我有个儿子叫阿铁……”

马鸣：“阿铁？你就是阿铁的父亲！”

黄：“是啊！”

马鸣：“阿铁是好样的！他去南洋找过你，回来后积极参加保护文化遗产的斗争，被盗运文物的日本人炸伤……”

黄惊异：“哦？伤得怎样？”

马鸣：“伤势不轻，那日本人叫武田，现已在逃。”

“武田？——走，看看去！”

64

黄楷等人走出大殿，沙弥告诉犬养氏：“先生，他们就是华侨团的人。”

犬养氏正欲上前拜会，忽然看见黄楷，一惊，转身就走，但已经被黄楷看见。

黄：“武田先生！”

犬养氏停了一下，拔腿就跑。

马鸣等人惊愕：“他是武田？”

黄："他是武田，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是个布衣学者，实际上是御用文人，他给日本政府掠夺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文化资源，出了不少坏点子，他也是日本笔部队的得力干将之一。我在新加坡跟他交过手。"

马鸣："他就是炸伤阿铁的凶手！别让他跑了！"

马鸣欲追，黄楷："不要追，他跑不了！"

65

马鸣、黄楷与冬梅来到病房。

冬梅："阿铁！孩子！"

黄楷，含泪笑道："阿铁！"

阿铁一把保住黄楷：“阿爸！”

黄楷脱下礼帽：“我老了！”

阿铁：“我知道你会平安回来的。”

“我是随华侨团一起回国的，还有一个人同船回来……”

“谁？”

“孙中山。”

“是吗！”

“孙先生说他认识你，夸你是英雄呢！”

“阿爸，这是马鸣叔，我的师傅！”

“我早在南洋就听说了，是有名的革命英雄，武艺高强啊！”

66

京剧锣鼓。

67

嘉应州高级中学校长室。

徐校长、黄楷、黄鸿勋、马鸣以及几位校董在商量对武田的处理决定。

徐校长：“我真是胡涂，他来求职的那天，我就忘了了解他的来历，总觉得日本学者，到我们学校任教，可以推进科学课程的施教，没有想到……唉，我是难辞其咎啊！”

黄楷：“这就是小学课本里的黄鼠狼给鸡拜年！看来我们没有学好！”

一校董：“上次校工打学生，就是他的主谋。”

马鸣：“我看，这个教务长不能再让他当了，应该送同盟会军法处。”

黄楷：“我看这样吧，解除他的教务长职务，由同盟会下令驱逐出境，让他马上滚回日本！”

校长：“我同意！”

众：“我们同意！”

校长：“那教务长空缺……”

黄楷：“这不是现成的吗？哈哈哈……”

黄鸿勋：“我？哎，不行不行！才疏学浅，年纪一大把，还是另请高明吧！”

黄楷：“你老兄一肚子学问，就隐瞒不了啦！哈哈！”

68

武田卧室。

武田伏案疾书。后又倒在沙发里，痛苦地抖动着。

他脸色苍白，冷汗淋漓。

他微微睁开双眼，看见茶几上的花瓶里插着几株红梅。

瞬间，他又颓然地昏睡过去。

幻出：

在 日本早稻田大学办公室，校长野矢和他谈话："这次派你去中国，实现你久已梦想的支那文化计划，我祝贺你！到了支那，你要发挥你的专长，好好研究支那的传统 文化，把所有的文化遗产，变成大日本帝国的资本，我们就可以在征服鞑靼之后，顺利夺取支那和朝鲜。文化工作如果做得不好，军事行动是不可能通知这个古老的 民族的……"

幻出：

在新加坡法庭上。黄楷义正词严："我作为一名辩护人，作为一个文物鉴定专家，认为武田先生的行为严重地触犯了新加坡国家法律，他勾结新加坡的卖国势力，使用卑劣的手段，盗窃新国文化资源，她的这个文化工作小组，实际上是受日本政府的派遣，对新国进行领土扩张的前奏……"

武田再也不能自制，歇斯底里狂叫狂喊。有顷，他恢复平静，眼神充溢恐惧。他走到了窗前。

窗外，大风，飞沙走石，树梢垂地。窗帘飘动着。

他举起手枪，朝自己的头。

枪响。

69

校长室。一教师向校长耳语：武田死了。

众惊起。

70

武田卧室。

武田躺在血泊中。

黄楷拿起桌上武田写的遗书（日语画外音）：

" 确にとても残念で，文化の仕事は确かにやりにくいで，私は寂しく孕みながら恐れ感と行くするほかないです。 中国のインテリゲンチアとたくさんの群众，おどしつけたり利益でつったりするために屈服しなくて，瓦全よりはむしろ玉砕をえらんで，人を竦ませます。全面的に见て 中国の文化人 抗日の指导の力で いちばん积极的でいちばん决然な抗日阵营で，彼らの身にどんな思想工作、文化の仕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効果と结果はすべて推して知るべしです。「ペン の部队」行动计画は失败すると発表すべきです。"

画外音解读：

“实 在遗憾得很，文化工作确实不容易搞，我只得怀着寂寞和恐惧感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老百姓，不为威逼利诱所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令人惊惧。总 体上看，中国的文化人，是抗日的指导力量，是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抗日阵营，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思想工作、文化工作，效果和结果都可想而知。“笔部队”行动计 画应该宣布失败。”

黄楷：“他是无地自容，咎由自取！”

在翻看武田掠夺来的古籍时，黄鸿勋发现几本稀世珍本《脂评石头记》、《四书集注》刻本等等。

黄楷接过来，看了看，笑道：“都是仿本，不过仿得太像了，几可乱真！连武田这样号称中国通的人都没看出来，可见仿者的水平很高！”

马鸣：“这些书的主人是东乡张先生，据张先生说，这些仿本都是请阿铁做的，用来哄日本人！”

黄楷：“是他？这小子抢了我的饭碗了！呵呵……”

黄鸿勋：“有其父必有其子呀！哈哈哈……”

71

丹凤山石阶九百九十级，由山脚直通山顶霞飞寺。远远可见一僧人拾级而上，镜头拉近，可见弘隆背负着翻译好的印度贝叶心经，前往霞飞寺安奉。

梵音起。

画外音：

大觉寺香火更加旺盛，十方禅林，遥溯灵源。

丹凤山云蒸霞蔚，苍松翠柏，亭亭如盖。千年霞飞禅寺，万劫不古。烟雨楼台，钟鼓幡幢。

镜头摇出：围龙屋群。田野碧绿，牧童嬉戏；寒林日夕，山壑萧然。

山歌：

丑人自有丑人缘，

莫话丑人不值钱。

十字街头买犁臂，

越扭越歪越抵钱。……

剧终

作者介绍：刘克定,，深圳报业集团主任编辑，在湖南工作时，是株洲市文化局戏工室专业编剧，近年来写过并在美国和广东出版黄药眠、张资平等客家人物的传记和评传，电影剧本《苏曼殊》、《暗香》即《下南洋》等。